



新新會館

著 源 瑞 莊

說 小 篇 短

社 版 出 歷 文

此書著同期同學龍洪大冒調  
差赴滬時所送！

治校  
龍洪大  
廿六日

創作叢書之三  
鄭伯奇主編  
莊瑞源著

窮巷之冬

瑞源

文座出版社出版

## 創作叢書總序

鄭伯奇

去年夏天，跟一個朋友閒談，偶而談到一些文友的情況。有的已經保守沈默，有的却依舊揮着健筆；可是，大家都已留下相當的成績了。最後，話題落到了自己身上。「四五十而無聞焉」的人有什麼好講，只剩下面紅耳赤的分兒。那個朋友却很懇切地勸慰我：

「你現在編輯着一套叢書，何不就把全副精力用在那上面呢。那也可以作爲一種終身的事業啊！」

當時，我正在編輯「每月文庫」，成績還差強人意。因此，那位朋友便在那裏替我找到了一條出路，盛意自然是非常可感的。可是，自己却反而更加慚愧，到頭不能不老實地告白了：

「這只是一種機會。我自己絲毫不曾有過當編輯的覺悟和決心。」

但是，從此以後，關於編輯的地位和責任，自己的確考慮過幾番。我承認，對於作家，出版者和讀者，編輯是一個重要的連鎖。一個無名的新作家更需要通過編輯的介紹

所以得到出版的機會而與自己的作品和讀者相見。編輯的存在理由就在這裏，編輯的重聚性也在這裏。只是中國目前的社會條件恐怕還不能容許這樣獨立自由的編輯存在罷。在文化發展較高的社會裏，編輯，尤其是文藝方面的編輯，的確可能成爲一種愉快而有效果的事業。

話又須說回來了，在編輯「每月文庫」的時候，承各方朋友的支持和出版者的了解，總算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最近，因爲戰局的影響，出版者遭受了經濟上的意外的打擊，「每月文庫」的計劃不得不暫告中止。這正是自己藉此收場的好機會。不料文藝出版社的主持人却請我主編這部「創作叢書」。性質既然相同，一切形式方面又可踏襲「每月文庫」的原樣，自己在推辭了幾番之後，只好接受了。

記得在「每月文庫」發刊的當初，編者曾經聲明過：「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也並不小氣。若把這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却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情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一二種，陸續地出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

現，我們更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現在，「創作叢書」的立場和態度也是這樣。

時序又轉到了炎夏。自己依然是當年的吳下阿蒙。那時勸慰我的朋友也許要發出一種會心的微笑罷。總之，這部叢書却必須好好地編下去。希望各方面的作家和廣大的讀者加倍地予以支持和愛護。

民國三十一年夏，於陪都西郊。

窮巷之冬

在窮巷中

夜·黃昏及其他

衝破了黑暗的包圍

風雨中

死在災中的掩埋大隊隊長

解決

第七個

仇恨的長成

書記之家

128	117	99	85	69	51	33	17	1
139	127	116	98	84	68	49	31	16

悼

生活

眼睛的故事

四年

後記

85	173	157	149	116
187	182	172	155	148

## 在窮巷中

一個月前從火車上跳下來的青年，今天在湖濱欣賞了黃色小住宅回來的時候，走了一條小巷。

在城脚下那小小的區域裏，那些街巷發昏似地碎成瑣細的一段段。這次，他仰起臉來了，怕的是自己的鼻尖碰在一隻不速的牆角上。他迷惑在黃昏中曲折的小巷裏，然而他恍然覺得自己已經發現了一些什麼。

這些瑣碎的巷子做成許多彎曲，也便造成了許多古怪的「角」。在一幅完整的透視圖的製作上，他會利用所能有的角度去捕捉一個屋角，一隻街角或是一個從人家臥室中伸出來的露台。這裏他發現的却是房子中因偷工減料又因為經年風雨所造成的古怪地偏斜着的「角」，和一片從屋檐下伸出來的擋陽遮雨的亞鉛板。

小巷裏沒有燈光，他再試探着轉入另一條黑暗的小巷去。他抹過的是一隻只有三十度的牆角。



人家用的是三層棉粗野的青石板砌起自己的門階，並且在門階下擺設碗飯剩下的黑色而滑膩的殘食。他閃閃了兩步走過去。他繼續發現這些街巷有時會自己碰頭一次或兩次，或者像一條蛇一樣，從一溜轉回頭來咬住自己的尾巴或身子。

這些房屋即很低矮，屋脊上徘徊的黑色貓都可以看見。黑色貓蹲下來了，如在降霜的夜裏，她會像在山谷中一樣地嗥叫起來；如在其餘的時候，黑色貓沉默地蹲伏着，像一支黑色的烟突。這些房屋中間偶然也有兩間疊起來的，也自有人站在樓窗上向街心潑水了。

兩個月前跨進工作室去完成他最後的一幅油畫的時候，這人在綠色的背景前發現了三四年來第一個使他心跳的模特兒。唯正是因為他剛從上海到內地來，戰時的貧窮他彷彿從這模特兒的身上意味到了。他漸漸離開他的畫板向前走了兩步，再向前走了一步，然後還繼續踏出一隻腳；他清楚地看出那犧牲的臉上，由於他的近前，多了恐怖和無可奈何的表情，但是像旁的老練的模特兒一樣，她連動一下眉都沒有。……當然他又縮回已經邁出的一腳，向後退了一步，然後又向後退了兩步。

；甚至他還繼續退後走，……他的眼睛裡老是盤桓在這鄉下女人的身上；一直到牆壁阻住了他的後路，他站住，後來索性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詫異於自己碰到的是一樣的模樣兒。

這樣的模樣兒，她是有的，看她多麼缺乏面部的表情，她不是也像一個脆弱的都市女人嗎，發着一點風，會感覺一陣冷，有點顫？他却是第一次看見，他第一次查，還要把她當作畢業製作。他應該去尋找她脫下來的衣服嗎？她們的衣服，他在街上看得很多，土布做成的，綉着大紅的粗布滾邊，寬大，粗笨，一點曲線都沒有。如果是從前看見這樣的衣服，他會用兩隻手指把它夾到他的小姐的面前，而自己狂笑起來……

巷子是黑暗的，他已經走到黑暗的盡頭；他正在打算轉回頭尋覓他的去路的時候，頭頂上的窗子被推開了，潑下來的水澆着他的衣服，他抬起腦袋去看，他知道，原來做模特的鄉下女人這裏便找得到。他無可奈何地掃去了衣服上的水濕。

如果他去尋找她脫下來的鞋子，這鄉下女人的鞋子一定也是土布做成的。由國

的女屨不會不知道怎樣地把自己的心願和哀愁織入她的鞋的。鞋子的形製更使人想起江河上的木舟，或是一隻在遊罷插圍裏常見的黃河上流的小皮艇。

「但是她是已經長老了嗎？在綠色的背景前，一點微弱的光線把她的髮髮映成蒼灰的顏色。皮膚已經失去細潤，顯得枯槁而荒蕪。他且在她肌肉鬆弛的腹部發現皺褶的「妊娠瘤」，她至少是一個或兩個孩子的母親；又發現在她的小腿上的不規則的「靜脈瘤」，她大槪在分娩期間只雇用一個舊式的接生婆，或者她習慣於把一百五十斤的擔子當作生活的重荷挑起來，從鄉下走到城裏，爬過幾十里崎嶇的山路。

一點鐘以後他捲起空白的畫布走出工作室去，.....

然而他的學業製作終於是最出色的，他忠實地繪了蒼灰的鬚髮，荒瘠的皮膚，妊娠線，靜脈瘤和一個鄉下女人在脫去了衣服以後的脆弱的表情。一個馬青師用毒辣的銅針在一個少女的背脊上刺進他自己的靈魂，這人到底用褐色和暗綠色強調了油漆上的妊娠線和靜脈瘤。藝術是不留情，是表現的，他對自己說了。

.....

現在他站在這窩屋堆裏，他沒有看見或者覺得一個人在走過來或走過去。他所發現的「角」也漸漸在昏暗中變得模糊。他不知道應該從那條巷子穿出去，一穿出來便看見熱鬧大街上的燈光。

這城脚下的小小區域是頗具有藝術風度的，他想到十人家驕在竹桿上的衣服遺忘，剛收拾進去，飄盪着，像參差而碎裂的旗子，不，一個人先得有一個棲身的地方，人佈設他的小天下，用他的智慧，他的藝術匠心，也用他的祕密。比方說，他在柱子上釘一枚或兩枚的釘子象徵着他某種感情上的一次或兩次的失敗。第一個切要的問題是，到現在他還找不到住所。有了住所，他自有辦法，他要吸收許多人，並且給那個未被人們注意的區域以苦心的開墾。他曾經思索過為什麼在世界大城市中的猶太人會有一個整個的地區，又是為什麼吉布色人引起人們的興趣。

在他開始推測這些房屋的一切以前，爲着替自己尋覓可居住的地方曾灰心過幾次，並且現在還是在灰心想。他彷彿是夾着自己的那份小鋪蓋，夾着他那十五元的最高標準去敲每一扇可以容許他棲息一個月的門的。他灰心的時候，硬獨自到湖濱去欣賞黃色的

小住宅。把爬在窗戶上的常春藤都剪掉，像一個紳士每天刮鬍子那樣整潔而不美觀的事。他看見，他不以為然。

……他轉入一條長而狹窄的巷子去。

人們有一兩間房子準備出租的，則替未能揀着房子逃難的人定下一大串記不清的條件。三十元的租金儘可以還掉一半的價錢，可是代替兩百元的押金得交清兩倍或者更多了。儘管已經知道房主們的取巧，沒有什麼可說的；事實上，誰都不敢担保明天不會有一隊飛機來把這些房屋炸毀的。

如果那是一個仁慈的房主，他寧拒絕一個房客，便指說他家的女人去，房子不便租給一個沒有家眷的人。時常碰到的却是另外一種，額間那些皺紋很可比擬作三十年前人們用來串方錢的小繩索。看見敲門的人有一副寒儉的樣子，太太也太髒了一點的頭髮便不高興，自會用力把門衝着人家的鼻子關上來的。

戰時的貧窮，特殊階級中的人物的剝削，他看看人家向他關着的黑色大門，把手深深地插在口袋裏了。

一個單身人還不簡單嗎？然而他已經開始怨恨這些特殊階級中的人物，他剛走出學校，跨出第一步的時候，他遭受剝削。他現在還住在那個已經不容許他再住下去的宿舍裏。

牆壁上一邊低垂着頭的玻璃路燈給他一些指示，他有了一點喜悅，於是他開始一些龐雜的對於那窮巷中的房子的猜想。

這些房屋中是貧窮的本地人的家，從貧窮的父親手裏遺留給貧窮的後一代的。像從父親手裏遺留下來的是貧窮，那麼地固執不變一樣。這些人家跟同樣的貧窮的人家之間也有婚嫁，和一切禮俗的往來……又據說沒有教育也不注重衛生的人們最善於繁殖，曾被尖銳的什麼學家比擬着多胎的家畜。是的，貧民窟中的孩子彷彿特別多。而這些孩子們使他們的母親在肌肉鬆弛的腹部多了姪姪孫，枯槁的小腿上多了不規則的靜脈瘤。

女人帶着羞辱的感情，一邊脫去自己身上的每一件衣服，甚至連鞋子都只好脫下來，一邊則伸出手去接受一隻肥厚的男人的手裏的錢，這件事，給這樣的房子知道，——

她一定是鑽在房頂的一隻角落上，吞吞吐吐地對她的丈夫述說那些她不費一點力氣得來的錢。是多麼不習慣呵！

這些房子都太古舊了，它們是狹窄的。

狹窄並還包括着空閒的意想。想想：房間和房子在這窮巷中有時竟代表同樣空閒的估價。一個人家，不必提這是幾口之家，便只有這麼一座房子。生活變得那麼隨便。白天，大人們在屋子裏燒飯，便把孩子們像垃圾一樣地傾倒到屋外去；黃昏時節，更有母親們站在門邊呼喚着她們的孩子。回家的孩子却時常是帶着一籃子垃圾，炭屑或者爛水菓的。而每一個夜間，這些房子裏便展開着悲慘的圖畫了。

自然，他們沒有房間出租，恐怕他們活到老也不想到有租房子和把房子出租這一回事。即使許多人遷移到後方來，但他們不會有房子出租的。

牆壁上那幾張破舊的紙糊牆紙，他一些不察，他已走到巷口，他正要抹過牆角，一張蒼白了的紅紙條使他停住腳步，他凝視着模糊的。

這是一張吉屋召租的紅紙條，紅色已經在風雨中，因為那數不清的日子，褪盡，並且顯出蒼白了。他發現這個召租的房間在等待他，很久以前就爲他空下來，爲他變得蒼白。是的，一個不潔淨的房間，雖然貧陋，但太適合於他了。

他記住這條巷子的蒼字和這座房子是左手邊的第廿家。這區域裏彷彿沒有門牌。他厭惡門牌。

他再轉過兩條巷子便看見熱鬧的街角去前裏子懸掛燈籠。

戰時的貧窮，一個租下女人代替了彈市女人儘了模特兒，他就要在污黑的牀板上鑿開自己的白牀巾了。

大街上的燈泡漸漸繁密起來，人們的步姿經什麼時候起也開始改變了。兩年間引從什麼地方遷來一個城市。

在一個城中。

同樣的一個下午，兩個月前剛來的，也在同樣的情形下住進這個城中。他完成他的裏面製作，在樞帶更粗糙的皮膚上繪着細潤的顏色，蒼灰的鬚鬚，繪成鬚鬚，在他的裝

維下她那肌肉鬆弛的腹部上已沒有皺褶的「姪姪絲」，小腿上也沒有不規則的「靜脈瘤」。

然而她的畢業製作也終於是最出色的，一個西洋人還曾請求收買。他從一個中年女人身上繪出美滿的青春，一個鄉下女人在脫去了衣服以後，新鮮的意味發散着。過去的貧家用過多麼溫和的撫摸製造了「摩那麗莎微笑」；這人則彷彿能追思到一個生命的青春時代，他的顏料給一切以和平和美麗。藝術是美化的，他想想便笑了。

「他應該已經回宿舍來了」。這在窮苦中發現了憔悴的大紅紙條的青年想。於是轉過了樓梯角，梯口上的一個房間中的燈光很亮，還有剝栗子的聲音，應該又是某個人在餵天了，他聽見了一句：

「戰爭，貧窮，藝術混在一個時代裏談起來，怪不得你的腦袋禿得真可以！」他聽了這一句，便無意地停下了脚步。

「戰時的貧窮正是戰時藝術的時代精神……。」

「但是我總記得在什麼地方我曾看見一個什麼人這樣說：在貧困中，在求生存的掙扎

中，藝術品很容易就是素材，藝術品的素材而已。」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祇能這樣相對的說，但不能絕對地說……」這是多麼乏味的談話呀！他不願意思索這類或類似的問題，他不願聽下去。

於是他走向自己的房間，推開了門，他看見他的同伴坐在凌亂的書籍，衣服着廢紙堆中，那凌亂的樣子暗示着這位苦臉的朋友已經有了什麼決定。是的，當他看見那推門進來的人，他突然跳起來。

「我決定回到上海去了。這地方我住不下去。」

「什麼？回到上海去？」

「不是因為找不到房子而灰心，你知道這地方太小，太窮，房子是永遠找不到的。

我決定回去。」

「那末你的藝術開拓在那裏去了？」

「你知道安南邊境護照現在這簽字嗎？」

「現在暫時停簽。」他打算抑制對方的高興。

一停家也好，我一定去回去，我住不下去呀！……」他醉倒從泥泥的絨堆中站起來，手抓着頭髮，在房間中無助地踱着步子。這使對方覺得失望，但他對於朋友決心要回到上海去，保持沉默。

這個廢弱的生活趣味主義者，不是帶着他的畫具到郊外去寫生米勒田舍畫，帶走了自己的護照冊子以後便整整兩天沒有回來睡他的板床。

當第三天，這個頭髮漫散的，在一個巷口親手撕去了那召租的紅紙條並且從街上雇了一輛黃包車回來的青年接走了他自己的一份單薄的行李時，望着那個衣服，書籍，廢紙凌亂的房間，他覺得有點悲哀。他在一張紙上寫着他所住的地方，然後把這紙條貼在自己撥空了的床上。

這次，他真的佔有一個房間了。戰時的貧窮，一個鄉下女人代替了都市女人做了模特兒，他抖了抖自己潔白的床巾，搖開在污黑的牀板上。

窮巷中的一切都是生疏的，房屋太矮，巷子也太狹窄了一點。他站在窗前，只能夠看見一小方的青天。人家的屋頂彷彿時時在向他浮起來，要連那一小方的青天都給遮去

似地，想不到這裏的仙人掌長得那麼肥大，而且就生長在人家的屋頂上。防空洞只是一個空心的小土堆，又像一座大坟墓，那發亮的黑漆的洞門像是一塊黑大理石的墓碑……一切都是生疏的，連周圍的喧囂都是生疏的。

他站在樓窗前，隱約地聽見一些人在叫喊。

人們會叫喊一些什麼呢？人們有各種不同的五花八門的生活方式。現在，一個瞎子拉着他的三絃走進巷子裏來，三絃是淒傷的聲樂，那拉不完的調子聽來是異常淒涼而傷感的。美術通過感情而表現……這瞎子却早就跟生活聯合在一種和諧裏，他也許有一點憤懣，然而在意識到天已不早的時候，自會拾起他的三絃走出屋子，沒有一點感動。

說藝術是時代中人類生活的反映；一幅繪畫可以表示人們生活的窮困，同時同情那些窮困，窮困的靈魂！藝術可以宣示一種殘暴，另一方面，一種抵抗暴力的英勇。藝術可以批評，所以在戰爭時代，藝術還是一種重要的武器。（然而，他連一個睡覺的地方都沒有。）「藝術」被收斂在特殊階級者的家中，被收入在無數的廢紙襲襲，因此「藝術」在艱苦的掙扎中。

天漸黑。灰暗的樓房顯得更陰。掛在窗前的亮鐵絲，棹不上反射着一絲微光。他想着自己的感帶薄一點什麼；然而爲什麼如此冷淡？他取下來了又掛上去。

他想他的朋友今天不會來看他了，他不能向前着人家屋頂上的仙人掌獨自看窮巷中的黃昏。

然後，他是什麼都沒有探察，沒有思索，走到自己的床前，倒下身去發覺入睡。而當他醒來時……

現在就是他睡了一回又醒來的時候了，那也許還是在黃昏中，他沒有一隻鐘。他看看房間是完全黑漆的，而且再也尋不見人們的那些叫喊了。

他睜開眼睛，他躺着不動。

隔壁，那隔了一層木板的另一個人家裏，一些聲響震動起來。他聽着，那是樓梯的聲響。

「當心點，這梯子不好走」一個女人說。

然後是一個男人在吁氣，顯然是走完了那梯子了。接着是一個鬱悶的沉默的時間。

「這是什麼地方？」男人責問的聲音是急促的。

「我的家。怕什麼？走過來嘛！」

「你的家——！我不想透。穿那麼好的衣服，住這麼壞的家——！」言語似地。

「這又是我的牀。」這以後是瑣碎的聽不見的私語。

他無趣地翻了一個身，牀板吱吱地響了一陣。

隔壁繼續着一些「怕什麼？走過來嘛——」這是我的家，沒有男人的，「那樣的聲音，煩悶而且枯燥，他仍然覺得無趣，翻着身想再睡過去；但那男人的聲音變得粗暴起來了，粗暴却始終脫離不開煩惱，無助。

「不，我要走，我碰錯人了。」他聽了這樣煩惱而無助的叫喊，他的身子突然震動一下，耳朵也響動一下。

「你走吧，門已經反鎖了。你怕什麼？滾來嘛……。」

他感受了一陣震撼似地，痴癡地坐起來。他彷彿覺自己在靈魂一樣地動作；一伸手便劈開了那污黑的板壁，雙目沉痛的走過去，走到那個充滿着窒息氣氛的房間。而他

看見的是一個赤身的女人，橫着地軟攤在一張床上。貧窮，衰老，滿身癩痕的，在肌肉鬆弛的腹部有着皺褶的妊娠線，在枯槁的小腿上，有着不規則的靜脈瘤，像一堆青色的蛛旋着的昆蟲一樣。她並且並不哭泣，只笑着，嘆息地笑着。……

「你，貧窮可憐的，我在什麼地方看見你？是不是？」

他想這樣叫喊出來，但是他已經沒有了聲帶，他只覺得自己是靈魂一樣地在作着，他自然沒有聲帶。

他是獨自走回自己那黑黯的房間，而發現他自己完全失望地躺在那張床上。眼睛，瞬動着，手足感觸麻木，他差不多不能動彈，只能昏昏地說：

「是的，你碰錯人了，你回去吧。而他也回到上海去吧，他住不下去呀。……：……：職時的貧窮」。

「我要劈開你的門。」最後，他聽見隔壁最後的聲音。

## 夜·黃昏及其他

都市浮面的金色屋頂繪着暮色。在這片沉鬱少變幻的天空下呼吸着的已經不只三百萬人口，其中有跟船舶往來的，有私奔出走的，有槍殺和謀害發生，有些人用安眠藥製造短暫的死亡，還有存在在各個角落上的捕逃數。

把這個都市縮小起來：浦江上混濁的江水帶着外國兵艦上的碎燈光——古老的駁船翻騰地舞着——搖擺在都市的側面上。沒落的資本主義（像他們那三十年前的建築物一樣）盤踞在黃浦江灘上作末期的掙扎。汽車在士敏土的建築物前邊抹了角，噴了軋士林的黑烟，便向秋季，商業季節的危險地帶中直衝過去。

燈光 是慘白的。

前面的公共汽車，電車、人力車、遮斷了人行，帶着鋼鐵，橡皮，電火花的一切聲音，紛亂的，但是一種習慣的秩序在維持着，像在震壓每根脆弱的神經，並且硬化了有機的石灰藍；柏油路，房屋，都市的顏色和行人們一直展開着……

經理室裏，那隻烟灰缸上有巨大的手不斷地攪着暗塵塵埃的灰塵。

失業者們的幻夢從電車四把手上，從機器轉軸上，從屋頂也從地下，從一切可憐的職業邊沿上墜落在什麼地方，跌得粉碎。

年青的刺客咬住了巨大的心房從什麼地方踴躍過來，又從街角轉裏轉回去。

印度巡捕只知道有三十種左右汽車的牌號，和機械地劃分着的行人們的兩種階級。

小市民階級帶着各種不同的悲哀，氣憤，懷鄉病，生活趣味主義；自然也有希望，和屬於部分現象的狂歡。比方說，標金的跌落，外匯狂漲，棉紗、糧食、生活指數，拍賣、有時並且打聽一些浦東，吳淞和沿鐵路邊上的游擊隊的消息……

再把一隻小角落放大起來，汽車突然又抹了角，噴了軌道的黑烟。停在一座商業大樓前邊。司機從前座翻過一隻手扯開車門，一個背影像長的中年人急速地跳下車去，一邊戴着帽子。

一分鐘後，電梯經過百貨商場，食堂、圖書館，也經過學校，經過同人俱樂部把他吐在第五層的樓上。他去推開一個門，一邊放下帽子。



唇上的臉又輕輕地在抽搐，茶房仍然說他的：

「……原是勞動階級，我自己識相。……男界別這樣說。社會是一個萬惡的社會，青  
空容易墮落；但是現在是戰爭的時候，……我，我，我，我……」

經理先生的頭有點沉重起來，便用雙手支着片刻的休息。他想起來，「現在是戰爭的……」，到底戰時有些不同的景象。連老爺們過去的花花世界，不說別的，嫖太太們（那些不好罵的）都跟別人去了。

扔在牆壁上的一件秋天大衣有點發油。

兩年前，三年前，葉啓中先生坐在他的這個小王國裏，老是有幾個談話的對手。他談的一些他自己快意的事。在煙草、襪衫、瓊際足球比賽和賽馬的談話以外，他愛談到自己的計劃。自然，父親留給他的不是一個紗廠，葉啓中先生的新豐紗廠，甚至新豐第二廠也不過是他計劃中的第一步。所以，他愛談起他將怎樣跟紗廠工業中的餘田角力，只要他能榨倒了餘田，新豐第三廠第四廠將隨着市場的需要設立起來，是不成問題的。

接着，他自然要不容氣地襲擊這一部份現代的輕工業了。

「那有什麼客氣，是不是？」

這句話現在再沒有人來回答他。現在他沒有談話的對手，他的情形也完全變了。

寫字間裏從什麼時候起已經顯得不甚熱鬧，葉啓中先生裁掉一個會計員，葉趙蓉珠又跑來替他裁去一個女打字員，待他正在選擇，從寫字間的每隻角上再選擇一個失業者時候，前兩天，兩個茶房的其中之一個用煤氣自殺。自然，在自殺開始的第一分鐘他是擱住氣不呼吸的；然後他是被發現了，並且被救起來，那時，他只是軟弱一點而已。

葉啓中先生便是被這個茶房掩在電話筒裏輕輕地諷刺了一下，他沒有工夫來計較這些。一個朋友打電報告訴他說他那兩個月前失蹤的兒子出現在香港，他應該皺起眉來，按照他的習慣；可是這個兒子却是帶走了葉趙蓉珠和他的存摺的，那等於帶去了他的事業，他的臉自然地抽搐起來了。

在那隻烟灰缸上，不斷地彈着絞盤牌的灰燼的手，不是肥大的，它是瘦弱而蒼白的，白色的筋和青色的脈管爬滿了手背，它而且有點顫抖。

這寫字間的三個大窗子面向都市的大馬路，七色的霓虹燈映在葉啓中先生的臉上，

和幾個沒有回家的事務員的臉上。他們在談蘇州的記憶；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又把談話轉移到外匯的問題上。他們談話的聲音並不敢提得太高。

「所謂外匯黑市恐怕是抗戰以後才有的。」

「從前當然也有，你大概沒有注意到。從前一百零四塊錢換港幣一百元，從前到香港去的人太少。」

「那末你來解釋美金，英鎊，法郎，馬克……那一種不漲？到美國到歐洲去的人從前和現在一樣少。」

「這跟黑市又有什麼關係？」另外一個人說。

靜靜地聽着的葉啓中先生是明瞭什麼叫做「黑市」的，這個多麼簡單，沒有什麼神秘性，他想解釋，他又突然想起一句話來，於是說：

「現在是戰爭的時候，並不是人家的貨幣上漲，而是我們的法幣跌價。當然，此外也許有人在搞錢。」

「對了，有人在暗中操縱外匯市場，所以叫做黑市。我想是這樣。」

「我還有三十四元港幣在手邊……。」

外匯問題漸漸集中在港幣，集中在中港頂盤上。這是多麼乏味的談話，而且談話又彷彿暗暗地在諷刺葉啓中先生。三四個月前，葉啓中先生買了一點港幣，他的命運來了，政府突然停止購買外匯，於是中港頂盤立刻批到四百元以上。葉啓中先生並沒有把他的港幣在漲風裏拋出；不久，他的命運又來了，所謂有人在操縱也許是真的，外匯的價值像是一束曲線的程序，不久又漸漸地下跌。葉啓中先生的港幣已經沒有最理想的賣價，但是再過不久，德蘇協定的消息傳來，中港頂盤更不發氣了。葉啓中先生便下了決心，他要到香港去玩一趟，把他的港幣花了算了。

可是到香港去的却是他的兒子；兒子帶着幾顆珍珠，並且捲着一筆存款私奔了。

他呆呆地坐在辦公桌前，幹什麼也覺得這世界裏連自己都不知道。「現在是戰爭的時候」，——那些在他手下的「落員」收拾起談話，回到他們那些各各樣的家中了，——他獨自在想着一些什麼。

時間從白色的壁上經過。

茶房在一個角落上看他的這俗刊物。

葉啓中先生把電報差處紙團，塞進口袋裏。

都市的日正從人們的眼睛裏，血液裏開始。

第三層樓上，一個私立大學在上夜課，電動機在響起來，這是未來工程師們的小玩具。

第四層樓上，律師同業公會的俱樂部中，一些人在打彈子。

而壓在這大樓的底層的是一些失業者。包車夫在打瞌，一個江北老媽子在對誰說，在一個月中她洗三次染血的衣服；一個正在煙紙店前點香烟的穿秋天大衣的人順着江北口香翻起臉來，他沒有看見什麼，一陣冷意的風使他翻起了大衣領子，然後急急地走開。

汽車在空闊起來的馬路上奔馳，福特吻接着斯蒂貝克，後面追趕上來的是雍容華貴的別克，自然會開玩笑似地掀起車笛。

五層上的葉啓中先生差不多像是一塊化石了，更是當他站起來在沙發上躺下去的

時候。茶房已經看完了他的通俗刊物，伸伸懶腰，爬在窗口上看馬路。

時間從白色的壁上經過。

葉啓中先生差不多在沙發上睡去，他當然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寓所裏，可是那有點令人難受。他站起來，用指頭撥着自動電話：

「柳小姐在家嗎？……是，二小姐，……唔，那不要緊，我沒有什麼事，我的名字嗎？我沒有什麼事。」柳含儀小姐就是前些日子老是一邊打字一邊說着笑的那一個狡黠的……

他再在自動電話上撥出第二個號碼：

嘿，嚇——……。

沒有人來接電話。

他再向第三個朋友呼籲他的寂寞。這個他大學時代的同學，有一個時期在事業上互相有着敵意，後來兩人又親善起來，現在則非常疏淡——他來接葉啓中先生的電話：

「你就是宋權，是不是？唉，我最近老是覺得……」

「你覺得怎樣？」電話裏的聲音遮住了他要說的，聲音還繼續說下去「我覺得不滿足了，一切我清楚得很，……」

「別說這些，我是說我們很久沒有在一起過一個愉快的晚上了。」

「但是今天晚上我正有點小事，不能……對，我倒忘記了，你認識一個叫劉振漢的青年嗎？」

「劉振漢怎樣？」他的眉尖皺了起來，但很快地嘴角那裏又開始着抽搐。

「韓小姐向我介紹說劉振漢是她的先生。」

「唔，這個不是，這個……是——弄錯，或者，你今晚上有事嗎？……唉！」他連說再會都忘記了，一下子丟下了電話筒。

或者他還想再找一個朋友，可是他把一個男朋友的電話號碼忘記了，另外一個女朋友的家裏沒有電話，她是住一個三房東出租的閣樓裏的。

四十七歲的葉啓中先生彷彿被舊世界拋棄了似的。「但是現在是戰爭的時候」，他生存在這時代裏從前他正邁行着跟紗廠工業中的藤田角力的時候，戰爭起來了，新盟紗

版毀在砲火中，自然，應田也是整個毀了。軍隊撤退以後，慢慢應田又來了；可是葉啓中先生，從前那家規模並不太大的新豐紗廠的主人，在「信豐」紗廠的名義下替應田招致了兩批（當然還有第三批）的工人。

他支領着正金銀行的鈔票，有 一個人會知道？

他要獨自去消耗一個都市的晚上，夜裏睡在那裏等一回再說吧。他拿下了掛在壁上的有點發油的秋大衣。劉振遠那傢伙他見過兩面，三年前或者四年前那傢伙在南京路上公開地發散傳單，被巡捕撕破了衣服，想不到自己的女兒却會跟了這樣的人。他的尊嚴完了，一切都完了。

「我也許再回到這裏來……不，不會來了。有誰來看我，打電話到公館裏來就是。」他吩咐茶房，拿起帽子便走。這時是十點鐘的光景。

在這商業大樓的兩邊，停着的一列汽車沒有一輛是他的。他的汽車也許是開回它自己的地方了。他皺起眉尖，嘴角有時又在抽搐着的這個夜晚，走在這馬路上，馬路彷彿異樣起來似地，他在人行道上站了一回，搓了搓手。

人們從他的身邊繞過去；有的繹繹過來。他沒有地方去。他聽見兩種不同的聲音說着走過，

「那末你去跟海立遜好了。」

「我爲什麼要去跟海立遜，海立遜不過是個樂隊的指揮。我不跟任何一個男人。」

遮上來的，又是兩個聲音的談話，

「爸爸，你不是說吃飯會肚子痛的嗎？」

「會的。」

「人家天天吃白米飯，他們肚子痛不痛？」

一個賣晚報的孩子衝散了憂鬱的對話。葉啓中先生開始向行人的背脊間走去，他看見一對矮小的日本夫婦走在他的前面，女的穿着鮮豔的蝴蝶裝。突然他被人家撞了一下，他注意一看，他聽見，

「日本鬼子！」

原來一個小孩子從他的身邊溜跑了，那孩子嚇得面色發青，但是緊張憤懣似地喊出這一聲。

人們繼續在走路，他走得快一點。

他走得快一點。許多個走在她前面後面的女人，那些年青的，差不多都要看他一眼，奇怪。他的膀子被擠了一下；一個穿灰色大衣的女人送給他一些脂粉的香味，可是連頭都不回地，她只繼續走她自己的，她在穿過馬路走過去。

「今天晚上睡在那裏？」他卻這樣問着自己。

時間在柏油馬路上滑過去。

馬路的另一邊，一家茶室優雅地掩着彈簧的玻璃門，那個穿灰色大衣的女人走進去。他實在已經沒有心緒在馬路上作捕獵者，可是他已經是孤單的了。他也穿過馬路，走向那在平時不是他所能進去的茶室。

在他的小桌上放着一壺龍井茶。他環視着茶室中的每張桌面，他沒有看見一個熟人。那個穿灰色大衣的女人氣派很難看，並且有點蒼老感，在買了一袋點心以後便走了。

他自已覺得好笑起來。

「內中怎麼樣？」

「什麼生意都可以做。我的一個朋友從上海帶了六七百元的雜貨到內地去，扣除運費關稅還賣得千把塊錢；但是一百元匯到上海，扣除貼水，八十塊錢還拿不到。」

「淪陷區域就不成了，什麼良民證，通行證……。」

他把自己的耳朵塞了起來。

這一天真是出於他的意料，他變得完全孤獨。人們的話却聽得那麼多，聽得够了，他站起來，付了錢便走到馬路上來。他決定回到自己的家中好好的睡一覺，好好地做一個夢。

公共汽車把他拋在一個顯得冷靜的街角上。

一陣冷意的風使他翻起了大衣領子，然後急急地走開。

從路旁籬笆那裏迎面走過來的一個人莫名其妙地攔住他的去路便說起來，

而我這根傢伙差一點走了火，真是他媽的……今天他好像在家裏請客，你站開

巖巖看頭上，我看一看，看得見客廳的。客人中間幾位還有幾位日本人。……你說我們怎樣下手？」這個說話的人說到這裏才抬頭起來看看他，於是很快地接下去說。

「對不起，我看錯人了。」

他起初是呆住了。

那人却悠閑似地吹起口哨來。

但是再過一個鐘頭，上海又在戒嚴中了。再過一個鐘頭，都市又要完成一個很好的憂鬱的夜。

一九三九、十二。

創 作 證 書

## 衝破了黑暗的包圍

昨夜裏還活動在這都市的心臟部份的人物，那些從生活中被擠出來的，從黑暗的包圍中解脫出來的，渴望着自由的土地的，在某一個地方有着病倒了的女子的，還有走上職業旅行，走上靈月旅行的，和在都市中過了兩三天不致迷失方向的水手，再有一些屬於各個階級的複什的人物，今天帶着他們的行李到十六鋪的碼頭上來了。

有人在夜的燈光下，高腳酒杯在他的面前打起架來，昏眩了一夜；爲他餓行的人反而說他第二天走不成了。這人就怎樣地打了一個嗝，噴了一口酒精的氣味，又把自己掩蔽在酒精的氣味中發洩地但又像是無意地斥罵了自己的朋友。那些仍然要居住在上海的朋友們相對着苦笑了。

有人做夢坐在火車上作秋天的佳節旅行。這人從來未曾坐過海船，他想自己一定會暈船的，於是先爲自己預備了萬金油，但又不敢想萬金油在海上是不是還有效力。完全相反的人物是一年前頭顱飄流在海上的動物，他完全不曾想起有暈船這一回事，他的嘴角

老是明着一段紙煙，當他回家在講價錢，關於掩護走漏一些什麼東西的酬勞的時候。在昨天晚上又有軟弱的母親撫摸着將離的兒子的手——她還再給他一點自己的私蓄，這也等於再給他一點難受。那可憐的孩子昨夜上床後，不再在那張彈簧床上跳兩跳，便睡下去了，也許眼睛還是睜開着。

一個帶着女兒的日本人到一家旅行社去買船票，從大餐間，官艙，二等房給一直被擠到三等吊鋪上去。他猶豫地教着自己手裏的鈔票，每張鈔票印彷彿都在說「沒辦法，又趕不上××丸，這是買吧！」

兩個月前從很遠的地方來的青年在跟他的未婚妻的末一次晚餐上有了流淚的感情，他嫉妬上海的燈光太亮，頻頻地擦着眼睛。她卻說這一家飯店的火腿是頂有名的。

還有一些人懷疑着自己，那麼快離開上海，不相信自己也會離開這個地方。

但是這一天，船已經停靠在十六鋪的碼頭上。紅色漆的桅桿上懸着藍白色的出港小旗。起重機，那鐵的胳膊在探動着，從碼頭上撥取都市的工業品填進貨艙。黑色的烟突大口地吐着煤烟。這條船的報測手續在進行着，這條船，像公海馬路的旅行社，十

六舖的船票局的掛牌所說的，鑿定在當天下午兩時就要直放香港了。

碼頭上，人們擁擠着。船的鐵索交叉地橫過碼頭，在窺伺一個細心的傢伙時是一條白色的西裝褲。赤腳的孩子撕折着自己的聲音在賣報，「用大號字」印着的「我軍各路出擊獲勝」似乎也不怎樣賣錢。那些整天流浪在碼頭上的人們（他們的鞋子永遠是不成雙的）在這個小地域中徘徊起來，他們習慣於從客人的身上預算自己的生活……

七月的陽光是熾熱的。

從碼頭越過一條湫隘的，到處是煤炭的馬路，再越過一排洋船公司的貨棧，那些是黑洞洞的，沒有窗子只有馬口鐵門板的大房庫。然後，這一條十六舖的馬路一直展開過去，沿着黃浦江，它的那一端是江海關，外國銀行，沙遜大廈；並且再展開過去，跨過蘇州河——外白渡橋憂鬱似地舉着那灰暗無采的鐵腳路。

電車載着一肚子的油膩奔馳過來。人力車夾在行人，車輛的背脊間，找不到出路，正在用自己的車桿撞擊到前面一輛的身上去，電車帶着急驟的脚步聲直衝過來了。那套戴着圓帽子的司機旋了一陣剎把手，用腳跟蹬着車輪，夾在這命懸裏的是粗喉嚨的喝

踢。

「豬擺，豬擺……」

車輛橫在馬路中。電車後節的車廂中有幾隻腦袋從窗子裏伸出來，這倒有點像豬擺，探出他們的木柵欄。汽車煩悶地撒着汽笛，銀色出租汽車反射出輝煌的光線。汽車夫把帽子往後一推，作着暫時打盹的姿勢。在這部銀色的出租汽車中坐着三個人，先前默默地檢閱了黃浦江上的風景，現在那不許招貼的堆棧的高懸遮斷了他們的視線。

「不許招貼。」其中的一個唸着高牆上的大字。

「這座牆壁要是貼電影廣告倒很觸目。」

「愛琳那張大了的嘴，和掘金者的大腿。」

於是這三個人漫不在意的笑着。

「昨天晚上你說些什麼話你自己知道嗎？」坐在邊上的那個胖先生說。

「不知道。說些什麼？」

「不會完全不知道的。酒醉的時候多少總還有清楚。你不是故意發洩是什麼？」他

並沒有責備的樣子。

「離開上海也並不是怎樣了不起的事呀。昨天晚上在冠生園裏說的話現在什麼都記不起來了。」說話的人是一個瘦先生。他就坐在其他兩人的中間。他說完以後他向旁邊那胖先生擠了一下，接下去說。

「你胖得真可以。當心給日本人抓去熬油。」

這位帶着談諧的瘦先生時常開人家的玩笑，他時常是坐在中間的位子上，這樣向人家說話方便，開人家的玩笑也方便。當他去年從浙江游擊區裏，從敵人的手裏逃到上海來的時候，他是剃光了頭，穿着藍布大褂，並且留着長長的指甲，他去看他的朋友們，第一句話便是這樣說。

「我來算算看，這個我想或許能賺點錢，交關難講，也說不定。」滿口純白的寧波口音，弄得大家都莫明其妙地笑了起來。

現在那胖胖的朋友向他身上倒下來了。

「乖乖，吃不消。我滿身都是豬油了。」

但是停了幾分鐘的汽車又開始向前爬行，穿過黃包車羣，超超過電車。瘦先生突然變得正經起來。

「出門帶行李最討厭，去年我從溫州出來只帶一個藍布包袱和一隻旱煙袋，在船上還表演過方步子。」

「行李有人搬的，不緊要。」

這部銀色出租汽車在堆棧的牆角下停下來，車中的三個人先後跳下汽車，腳伏們便包圍上來了。那個瘦先生的行李是一隻二十六寸的衣箱，一隻裝什物和罐頭的小網籃，還有一隻是顯得有點沉重的二十寸的旅行皮篋。他自己提着小網籃，其餘的兩件由一個腳伏提在手裏。

一個朋友看了看腕間的手錶，現在已經是十二時三刻了。另外的那個胖先生，他有點氣喘，汗水從手心裏滲出來，他從寬闊的西裝褲袋裏掏出一錢來買了一份老申報，然後又買了幾份小報。

後邊一輛黑牌的汽車地啣接着停下來，這家公館裏的老爺和老太太正用手搭在他們

兒干的肩膀上走下汽車。

「我真不放心你那筆子書。」老太太說，她已經老到無論什麼事都會使他擔心的那種年齡。她的手裏有一串珍珠。

「過了吳淞口我想便沒事了。真碰到檢查，我叫個茶房把它丟到海裏去就是了。」那蒼白的兒子望着老母親額上的皺紋。

「阿爾陀佛，阿爾……」

……才那個瘦先生便扯了一下他那看厭了的朋友的衣角，於是三個人和那個腳快越過那排洋船公司的堆棧，一條湫湫的，到處是煤炭的馬路，混入在一堆忙亂的碼頭上了。

走到艱難的跳板那裏——那圓胖的先生的白色西裝褲綫在鐵索上，沾了一條黑色的油漬，他擦了一下額頭的汗水——他們遇着一個中年的日本人，帶着一個大約是十歲的女兒，從船上正在走下跳板。他們覺得有點什麼似地遲疑一下；那日本人都已經偏斜着身子，從狹窄的跳板上讓出走上去的路了。

他們一口氣的走到三等艙，並且找到瘦先生船票上所指定的上層的吊鋪。

在這設計得最經濟的三等艙中已經有着好些客人和他們的送行者，坐在瘦先生的吊鋪下邊，一隻箱子上坐着一個整潔的青年，雖然他至少在三天中未曾刮過鬍子。他正憂鬱地望着那張他得睡一星期的吊鋪。一個年輕的少女正用兩牀毯子替他佈置着那張二尺半寬的牀，她一邊埋怨着說，用一種極其憐惜的聲音。

「誰叫你不早點買船票，這艙位看你怎麼睡？」

但是那個青年並不會想到這個，他不在乎地說。

「我害怕老早就把船票買好。那天我們到法國領事館來領護照，我聽見黃浦江上輪船的汽笛，我害怕這離別的聲音。我也怕一張老早買好在皮篋裏的船票。」這青年有一雙悽然的眼睛，他用悽然的眼睛望着直起腰來的優美的未婚妻，他抬起她的手。

住在上艙的那個瘦先生把自己兩行李安頓以後，燃一支烟，跟他的表弟在談一封從香港寄到上海的平安信也許走四天也。走五天六天的話。一個胖先生從眼睛裏滴下汗水來似的，在用一條潮濕的手帕拭着褲管上黑色的油漬。他們有時都免不了要看一下那兩個

難分難捨的青年男女。

「兩個月前我到碼頭上來接你是穿綠色的衣服和白鞋，你看現在我還是用這樣的打扮把你送回去。」她說完這句話，把自己手裏的麻紗巾按在嘴唇上，故意染了一點口紅，然後很快地塞在他的上衣口袋裏。

她輕盈地掩着嘴微笑一下，她在微笑中是更美麗的。

「是的，仍然是白色的鏤空的纖細的高跟鞋，而且仍然是沒有穿襪子，寇丹的顏色也還是一樣鮮豔。可是，再過一個鐘頭，我的世界就只有海水了。」

他的手輕輕地伸進自己的上衣口袋……

這時候，那個正在抽着支煙的瘦先生，突然有了一個什麼發現似地，指着一個放在一堆行李旁邊的箱子說：

「喂，阿胖，你看那個小箱子，貼着南滿鐵路局的行李票……。」

那個被發現的小箱子是一個用舊了的，箱蓋上貼着南滿鐵路局的行李票以外，還有大連，天津旅館的行李紙條，再仔細點看還勉強看得出輪船株式會社和首都飯店等等的

一些旅行的標記。但是箱子是用得太舊了，連箱子的鎖也只剩下一邊。

「原來那狗雜種也買這個槍位呀。」

「這真有點怪了。」

他們這樣說着。但是他們中間那個瘦瘦的說了。

「我來說一個日本人的笑話，」他從毫不相關的一齣開始。下一個鐘頭的命運是未可預知的，他鎮靜着自己，「有一次日本國內冠軍的棒球隊遠征美國，到舊金山的時候，美國的球隊却不屑跟他們對壘。後來總算從舊金山的垃圾堆裏淘出一個球隊來，結果把這支遠征軍打得落花流水。誰知道這個舊金山的球隊只是烏合之衆，他們有的是理髮師，有的是皮鞋匠……」

三等客艙中的許多客人笑了起來。

一個茶房也笑得折下腰去，他坐在一隻吊鋪上聽故事，對於「理髮師和皮鞋匠」表示十分中聽似的。

他們抓着這個茶房間。

「有一個日本人買三等舖是不是？」

「他就躺在那個位子上。剛來時還叫我替他找兩個位子。我說他搭錯船了，他給我看船票，他說趕不上前兩天開的××丸。他的老媽生病在香港……」但是接着，這間茶房突然停止他那種一半鄙夷一半憐憫的表情，而變得有點憤懣，他說「真是他媽的雜種。我對他說後天還有一條意大利船開香港。你想他說什麼？他說他坐的又不是中國人的船，他坐的是英國人的船。」

「他說的是什麼話？」

「上海話。」

三等艙的客人暫時都沒說什麼，似乎大家都不覺得十分放心，肚子裏停着一股烏氣；同樣的情形就好像一個人在他的身邊某部份有了一種去除不掉的隱疾，或甚至像包皮過長那樣的倒霉事，需要割治了才覺痛快。

於是三等艙裏的空氣變得有點沉悶。有人無所事事地用指頭在挖鼻孔。有人把脫下來的襪子放在枕頭下，想想不好，又塞在鞋子裏。有人在看老申報，突然拖着旁邊的人問。

「你看這碼三天油是白燒的嗎？」

「唔……呢……。」

開船前的第一道鑼聲就來了。人們看着自己的錢，現在是一時五分。有些錶却只是十二時半，也有些還是六時三刻的。

把自己的手插在上衣口袋裏的青年現在拿出手來，看一看腕間的手錶。時間在無情的流過去，兩個月前當他第一步踏上上海的土地上，他就戰慄於這離別的一刻的到來。上海居然是表面地平靜着，未來到這片土地以前，他所擔憂的一切阻難都屬於過慮了。然而他在離開上海的船上，一個隱在他隔壁的隔壁位子上的日本人使他迷惘起來。

他的上舖睡着那個瘦先生，是一個長舌婦一樣的人，不停地說着話，那一大堆言語中時時還帶着幾分諛語。現在他的聲音在說。

「等第二道鑼聲過去後我送你們上去。」

跟上海分離的時候越來越近了。那個帶着漂亮女人的青年又把自己的手伸在上衣口袋裏。如果昨天晚上在那兩個人末一次的晚餐上他有了流淚的感帶，那末現在那方染着

未婚妻的日紅的塵紗巾已經偷偷地又染着了淚水了。

「X，你應該回去了，回到親愛的善鐘路去呀。」

「我把你的毯子都鋪在床上，枕頭底下是貼相簿，那旁邊還是賭牌，口香糖和橘子。但是，」她停了一個難堪的半分鐘，一片無根的思念就要展開在這半分鐘的邊後，她軟弱了，「你得送我走出碼頭去，這碼頭上的人醜得可怕。」

她不安地皺一下眉，而她在這動作中是最美麗的。

這時候住在青年的上舖的人動一動身子，那張用鐵鏈固定起來的吊舖便吱吱叫了幾聲。

「我們倒要看這位坐英國船的日本人再走。是不是？」那位沒有能够把褲管上的黑色油漬拭掉的胖先生。但是現在他們只能看看那個用舊了的箱子。那個箱的鎖是脆弱的，它定然很容易地被一隻慷慨的手一下子便揭開來，在一次跟着突然驚震了一切的砲聲而來的吳淞口的檢查中。

一隻手依戀地插在上衣口袋裏的青年從被他坐得塌下去的箱子上站起來，在環視了

一下三等艙以後，他輕輕地像咬着未婚妻的耳朵似地說，

「親愛的，讓我吻你一下。」

「人這麼多，你真不怕害羞。」說着，她伸出手來，十分巧妙地挽了他的手，便往艙外走去，去遭遇碼頭上那些醜得可怕的人物了。

留下來的三等艙，空氣是更沉悶的，不善波動的。

人們重新覺得無趣起來，繼續用手指挖着鼻孔。另外的一個即發奮在收拾零散了的東西，最後把塞在鞋子裏的中統襪也拿來穿上。那個在看老申報的人已經一項不苟地咀嚼了戰爭新聞，社會消息，娛樂節目，船期表，匯票掛牌，週刊和一切廣告，現在又回到他的切身問題上來，因為一個廣東的雜藥商正走到他的前面，他買了二天油，頭痛散，還買了萬應油和檸檬膏。

「遇到颶風，什麼油什麼膏都沒辦法呀。」匯社旁邊的自有這樣刁惡的人物，說話以後也自會笑他自己的。

第二次的鑼聲從甲板上響下來。人們看着自己的錶。現在是一時四十二分了。有

些鐘現在還是十二時五十九分，有的還停在六時三刻邊上，完全未曾移動一下。

「我們回去了吧。」那個圓胖的胖先生從五尺高的吊舖上跳下來，那份震動使人想起一顆未爆炸的小炸彈。一個肥胖的人在跟朋友搥別的時候倒也會感覺一點憂鬱。

「不看看那個坐英國船的傢伙嗎？」

「不。我們自己回去吧。你別上去，好了，好了……」

那個送客的胖先生和瘦先生的表弟居然這麼輕鬆地走了，沒有說什麼帶點肉麻意味的再會一類的話。

從碼頭上下來的青年仍然在上衣口袋裏插着左手，他是完全地狼狽了，丟着自己的牀位前便一下子倒下去，他的整潔的臉貼着枕頭，又從枕下抽出一本貼相簿，在那藍色封面上嘆息着。

翻開了那本貼相簿，在第一頁上就是剛才那個綠衣白鞋的少女的半身放大照。在第二頁上是一對好福氣的老夫婦，應該是那個少女的父母了。在第三頁上是一張奇怪的「半身」放大相片，那上面只有兩條親愛的大腿，像「第五號街」絲襪的廣告上的那兩條

大腿一樣……

他把上衣口袋裏的那條染着口紅的麻紗巾拿出來了。

「這傢伙一定等船快開纔才敢下船來。」上層吊艙的那個瘦先生掃視地自語着。他帶着異樣的感情望着那隻放在一堆行李上的用舊了的箱子，箱子上那鹽一下就會跳開來的鎖使他顯得不安。

一個在嘴角那裏叨着一段紙烟的茶房走過來對他說，

「劉先生，把你的箱子拿來了好吧？」他大約是兩分鐘前才吸一下煙的，煙灰怕有幾寸長了，沒有掉下來。

什麼？現在就拿來？我們是講定船到香港才交的。」

「海關檢查過了，還怕什麼？……。」

「吳松口，油頭的檢查……。」

「要檢查也只檢查貨艙裏有沒有軍火，客艙裏不會來的。」

這兩個人又用粗魯一點的聲音交換了幾句。茶房替客人掩護着違禁品的勾當給買辦

查出來（也許是買辦沒有分潤點油水），被斃落一障；但是他收下了人家的四十塊錢，有什麼可說的呢？他只好委曲似地走開了。

「二」槍裏也有一個學生硬把一箱子書塞給我，真是笑話。打了兩枝，日本人還沒有一次來檢查過客人，他說他帶的是手鎗，我收他四十塊錢是眞事，但就是他帶了大砲飛機來坐三等舖吊，那也用得着怕什麼？」茶房帶着一肚子冤氣走出去，他故意用響亮的聲音訴說給人聽，跟着他便接上了另外一支香烟。

一九三九·十二。

創 作 叢 書

## 風 雨 中

一

連日的暴風雨吹刮得利害。一切沒有在地面上固定起來的被吹刮着，發生搖動；即是那些被認為堅固的江邊的建築物也已經準備着抗拒那些暴戾的突擊。人們開始懷疑着，並且就各方面的勢力加以測算。不願它們從屋頂一直倒到牆根，但是到底覺得它們也並不可靠，沒有可信任的忍受力。那些最老的人們，就說他們在這世界上已經活了八十年，或甚至九十年，也沒有看見過像這麼狂暴的風雨；因此那些堅固的建築物想來也有倒毀下來的危險，在一次暴風的主力正衝着它們掃過來的時候。

在 這 個 地 方 ， 許 多 低 矮 的 房 屋 和 街 上 的 一 些 店 家 都 已 經 打 成 一 片 地 不 復 可 辨 認 了 。 在 這 突 來 的 災 難 中 ， 那 些 磚 瓦 的 建 築 物 在 頃 刻 之 間 就 顯 得 形 影 糢 糊 。 有 時 日 會 有 一 羣 孩 子 來 在 它 們 的 廢 圮 的 舊 址 —— 到 處 踩 着 的 是 殘 缺 的 磚 瓦 和 木 料 —— 探 着 石 灰 水 ， 在 那 倒 坍 了 一 半 的 牆 壁 上 寫 着 無 限 憤 恨 的 大 字 ，

## 雪雪斯仇

而那些站立在江邊的士敏土的建築物也已經不很體面。鋼骨、水泥、混凝土這些現代材料都已經被證明了它們的可破壞性和不可展延的脆弱。有一天，它們就會倒坍下來的，到處都帶有電燈桿去了半截，或甚至就整個地粉碎，以至電線很像一些絞斷的絲，糾在每個可能的地方。不容易發現的是破壞了的自來水管，如果自來水並沒有冒到地面上來並且沿街流着的話。電燈和自來水都不再供給了；就是供給，誰也不能再像往日那麼期享着了。

暴風雨帶來的地震儼成了災難的另一種，那是沒有震原的地震。每一個巨響也不是雷聲可比擬的。

然而那的確是暴風雨，連日襲擊着大江流域所有的城市的。

## 二

這倒像一個大海港，在暴風雨襲來的前一刻，港灣裏最顯現的高處便懸掛着黑色的信號球，然後甚至發出了颶風警報，警告着危險的可能發生。

什麼都沒有兩樣。只是在敵機到達市空的時候，地面上的砲隊便開始着對於天空的還擊。這是現代立體的戰爭。從砲位上可以直接瞄準着射擊物，可是又因為那些射擊目標是急速地移動着的，因此射落下來可非容易。

警報又發出了。自然每個警報都有解除的時候；可是當一個更長久的警報已經四年多沒有解除，很快地，差不多沒有休息的時間，另外一次的警報便又接上來了。

休息的時間不是沒有。有人已經在破屋中——曾把一些磚塊築着牆根堆疊起來——胡亂地燒了一些吃的。可是這段時間來得太短一點，以至費了一些苦心的人們也沒有能夠安靜地蹲下來，吃完了他們的飯。爲着匆促，他們潑了滿地的飯粒和菜根，仰是那堆暗暗的火也來不及熄滅，只撥幾塊瓦片壓在上面，所以仍然低微似地冒出一點白煙來。

這裏和那裏都是靜靜的，沒有人聲，更沒有其他的聲音。在瓦礫堆中，撒棄着飯粒和菜根。在那堆疊起來的磚塊間，仍然有一點白煙冒出來。在坍倒了一半的牆壁上，那用石灰水寫下的標語中間，因爲老是給炊煙燻着，留下了一些黑色的火筵的痕跡。因此在這梁牆壁上的裂縫中遂有人把一包鹽或是一包乾菜或是一盒火柴藏進去；他們隨手把小東

西不在意地塞在一個什麼地方，以後也許就忘記了。自然，更重要的東西在破破壞着，這一些就算不了是什麼損失。無論如何，人們很知道怎樣生活。生活彷彿就是這麼一回事，即在更大的災害中，只要人們在生活着，總能夠繼續維持着他們原有的秩序的。

那點白色的餘煙仍然從磚瓦中冒出來，燃料顯然還沒有燒成灰燼。是誰把一條黑布的褲子丟在那無明的火上烤着。看上去那褲子是濕的，像剛從水裏撈起來一樣。

周圍都沒有一點什麼聲音。那些人全都走了，在這個發出了警報的時候，信號球又在作着危險的警告。

三

暴風雨在吹刮着。世界彷彿已經蜷縮起來。誰都不敢從什麼地方探出頭來，他們也蜷縮着。隨便把身子靠在一個什麼地方，便閉起眼睛來，然而却不是正在沉睡。自然，他們的天地已經狹窄得可憐，他們只得像沙丁魚似地擠在一起，催促似地縮小着自己的肢體，還不免有時要被人家踩了一腳，或者是躡着了旁邊的那個人。這種地方的空氣很不好，又十分潮濕。光線更沒有，除了那點昏黃微弱的燭光。

誰都不是在沉睡著。而是在茫然地等待着一些什麼……：緊急警報又來了。在這個時候，世界彷彿已經沉到地下的一層，並且在地下的一層蠕蠕著。誰都不敢從什麼地方探出頭來。

誰都不敢像他那樣冒着生命的危險。

他就側身在廢墟中，坐在一條青石板上，並且悠然地吸着柳葉煙。樣子是寂寞而又無聊。沒有忘記自己是光着身體，他站起來又坐下去。他看看他的周圍，沒有搖著頭，仍然靜靜地吸着那辛味的柳葉煙。

這是靜靜的日午。靜靜的，只有柳葉煙在噝噝地燃燒，空氣並不沉悶，又很清鮮。陽光即太強烈了一點。日午的陽光照在他的光禿的身上，有着焦灼的感覺。

他站起來，走過去。他看見人家是怎樣慌張，把吃的撒掉便跑了。他在那用磚塊堆疊起來的爐灶前蹲下去，把那丟在火中的瓦片移開。立刻就有更多的煙冒出來，沒有壓滅的火看着又要重新燃燒。他再把那條從人家向竹竿上拿來的褲子在火上晾起來，那個褲子是一條濕的，因為圍着那旺烈起來的火，有一片水蒸氣從那黑石頭上發生。

飛機從城市的上空經過，帶着巨大的轟鬧聲。又是在什麼地帶投了彈，那震撼着大氣層的猛烈聲浪很大，但是就要使整個城市在這陣聲音中毀滅似的。

然而飛機已經從城市的上空經過。地面上的砲隊雖然繼續着對於天空的還擊，不湊巧地，又只能够在純淨的天空中做下一朵朵白色的彈花而已。

經過了一些時候，警報便又解除了。

四

他把烤乾的種子穿上，並且照樣搬幾塊瓦片壓在那堆不小的火簍上，然後他帶着他的柳葉煙走。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不太大的身量。有一些又髒又長的稀頭髮。一雙發炎的紅眼睛。彷彿從來未曾洗過一次的臉，和彷彿從來未曾洗過一次的瘦弱的身軀。他沒有穿什麼；除了隨便套上這條不太破爛的褲子，用他所找得到的一條什麼腰帶繫起來。然而這兩天他曾在街上檢到一包柳葉煙，所以他一直吸着。他像是，或者他就是一個討飯的叫花。

風

雨

中

現在他穿着他那烤乾了的褲子走着，離開他原來所在的地方向旁的地方走去。自然，他不一定非走到什麼地方；這樣他走得很慢，不過他也不回頭，他是不一定要回到原來的地方的。如果他能夠找到一些吃的，那他在任何一個地方停下脚步，再坐下來慢慢地享受着。

警報已經解除，他就要在路上碰見一些人們，並且向他們伸出手去求乞。也許他能夠從他們手上得到一些什麼，因為連他的樣子也的確已經十分飢餓。所以他仍然蹣跚地向前走着，不再吸着那辛辣的柳葉煙。

然後他遭遇了一些疲累的精疲力盡的人們，他們都並不像平時那麼輕快，臉上也同樣顯出飢餓的顏色。像一些從工廠中出來的工人一樣，這時候最急需的是回到自己的家中，洗個臉，先吃一點東西，然後拋開四肢好好地睡一個覺。

然而情形彷彿又不大一樣。

總之，他又一次沒有死，他還是活着。那些從防空洞中出來的人們比他道不到，他們更疲倦一些，心情也更煩一些。他自然沒有向他們求乞什麼東西。

他繼續走着，仍然沒有找到什麼吃的，步子更顯得沉重。像沙灘上，潮水退去後在尋找着死魚的小狗一樣。

當一個更長久的警報已經四年多沒有解除，很快地，差不多沒有休息的時間，另外的警報又接上來了。

在經驗中，每一次都逃避的仍然奔向防空洞。這人可沒有跟大多數的人跑同一的方向，他還是走他的——老實說，他也沒有逃避的權利——只是他一把柳葉煙拿出來吸着，並且想着是怎樣大的幸運，他曾在路傍檢到一包柳葉煙。要是他又在路傍檢到另一包東西，是一包吃的，那够多好呀。

一個很久的時間後，一切又回復了平靜。到處都沒有一個人，每條街道空闊了起來。

他靠着街沿走着，或是摸着牆根走着，想着如果能够找到一些食物的那回事。

## 五

爲着那狂暴的風雨，爲着那毀滅和死的威脅，到處是冷靜的，沒有人影的。原來

拋錨在這大江裏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船隻也都逃遁了，逃到離開這個城市很遠的江面上去。

留下來的是一些不能發動的傢伙船，一些小木船和已經存乎棧沉在江裏的擄壞了的可憐蟲。在這船船上定然也不再有人留下來，不然他們也會關緊了船窗，蜷縮着，一次都不敢探出頭來。

他走着沿江邊的下坡的石階。在一個人家的窗台上發現了自己的手够得上的一包什麼東西。他用雙手攀住那窗台，然後把身上引上去，結果他找到了一包乾筍和幾根鹹菜。他反覆地翻了幾次，沒有錯，一包乾筍和幾根鹹菜。

他又把柳葉煙收攏起來，開始把那些很鹹的東西放到嘴裏咀嚼着。然後他走向江邊，想着必需喝一口淡水才行。

江水已經退得很遠，把寬闊的沙灘留出來。這片地方不再像平時那麼喧雜。靠近着這城市的陰影，這片地方現在是比在深夜裏更靜的，完全像死去了一樣。除了那些留下來的零星船隻以外，所有的船都已經遠去了。

江上是一片靜寂。

他看見一隻擱淺在沙灘中段的小鐵壳船，是一隻已經廢棄了的；傾斜着它的半邊，讓另外的半邊橫臥在沙灘上。這鐵壳船原來是灰色髹漆的，可是灰色已大半剝落，剝落的地方便露着它那紅色的襯衣。事實上那已經不再像是一隻鐵壳船，却只像是一隻生鏽的鐵壳。是的，一隻鐵壳帶着一條鐵的龍骨。

他徒過去，靠着那隻鐵壳船坐下，嘴裏不停地咀嚼着那些味道不好的乾筍或鹹菜。飛機在這個時候又來了，並且彷彿正對着他的頭頂在飛過。那陣馬達的震盪鬧得他有點害怕，以至欠起身子，往那隻鐵壳船裏爬。想着要是能在裏邊高枕無憂地睡一覺，自然很不壞。

這樣，他迎頭碰見了一堆撕亂的女人那黑色頭髮，那些頭髮長，如果披散下來，一定可以遮她的乳房。從外邊剛爬進那兒線不好的小鐵壳船，他的眼睛便一陣陣地管花起來，因此有一個時候，除了那堆可怕的長頭髮，他並沒有看見什麼。不過裏面的女人並沒有叫喊起來，並沒有要他滾出去。她只把頭動了一動。

起初他和他那用驚異的臉色互相看着，誰都沒說話。她好像是一個死人，至少她沒有比一個死人更活潑一些。她的眼睛是乾枯而疲紅的，也像是死去以前的一樣。在她看見了一個人爬進來，並且就在自己的身邊坐下的現在，她的眼睛睜了下來，彷彿死了起來。但是她彷彿沒有氣力可以說什麼話似的。

他好像來到一個死人似地，用臉色和她打着招呼。他隱隱的地位不很舒服，於是便轉過身子過去，更接近她一點。他還覺得有一股溫臭的氣味從她的身上向他撲了過來。自然他總不致昏迷。

她是這樣的一個女人；很瘦小的身材。有一堆蓬鬆的長頭髮。一雙可怕的疲紅的眼睛。兩隻乾澀的乳子和一排倒包出來的黃牙齒。她的一身很髒，原來皮膚的顏色都已經發白了。她顯然是害着一種致命的重病，現在就要死去；不然她因為缺乏食物，飢餓使她不能繼續生活。

然而她的眼睛現在閃爍着可憐而又哀求似的光芒。

這個時候炸彈又響起來了，聲音是那麼接近，像是在炸不大遠的地方。炸彈連續着響。

是纏得那麼怕人，以至他和她的身體漲得更緊一點，以至他們都露出彼此的心跳。後來他就把她抱了起來……

在這隻鐵壳船的周圍，當飛機又走開了的時候，仍然是衝不破的沉靜。只有江水在漲落着，沖浪上來又帶着白泡沫退回去，發出着有節奏的雜聲。

六

天已經開始在黑下來。舊報已經解除了一些時候，並且沒有再發出預行登報。許多船隻都紛紛回來了，沿着江邊一帶慢慢地又開始熱鬧。

他和她還是靜靜着，依偎在那隻鐵壳船裏邊，他沒有出去過，爲的是怕有人看見他們隱在那隻鐵壳船裏就會把他們趕開。

女人咀嚼着他帶來的乾筍，她好像不覺得太鹹。雖然她仍是很衰弱，她咬着嚼着，她吃得很慢，樣子又十分吃力。但是她的確有好食慾，一些乾筍所不能滿足的食慾。看樣子她在幾天中都沒有吃到什麼東西。

他即又把柳葉麵拿出來吃着。這一次滋味有點不同，察着他的女人就慢慢地

驛處那岸綠柳婆娑，橫斜就有幾聲在暮色中。

這兩個人彷彿是結婚了十年的夫妻，說話的時候很少，他們倆時常互相地望着，雖然都不笑出來，事實上心理充滿着快樂同時覺得已很滿足。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他說。

「唔。」

「有一次警察打你，他把你撞倒在地上，擄你的頭髮。街上的人都圍着看。是不是？」他問。

「不是我呀。」

「我記得那個女人的頭髮也很長。」

之後他們都各自想着一些什麼，誰都沒有再說一句話來打破寂寞。

江水在退得很遠以後又開始在漲回來。在江岸上已經出現着重重疊疊的燈光。白天中雖然遭受風雨不斷的襲擊，到了夜晚，只要不再發出警報，街上，然是熱鬧的，一切跟往常沒有兩樣。說不定人還更多一些。

他們想這遠處有嘈雜的大聲，人們在叫喊着一些什麼，江中的輪船和岸上的汽車在撒着汽笛，江水是嘩嘩嘩的。黑夜在來着。

他們睡在那鐵壳船裏邊，已經再也看不見什麼，天是完全地黑了。原先他和她平常互相地望着，好像是在用眼睛絮絮地談着話。這時候他們彼此都再也望不見；於是只好向傍邊的伴侶伸出手去，摸着又摸着。直到惹起戲謔似的嘻笑聲為止。

「你知道金狗頭嗎？」他在嘻笑了一陣以後這樣問她。

「不知道。金狗頭是什麼呀？」

「金狗頭你都不知道？他就是叫做金狗頭的那個人，在這地方吃過幾冷飯的都要受他管。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做過奶媽，我不是叫花呀。」

這探他有點眼淚，不是爲着她已經有男人的那回事，所以他到底又把她的名字了。

點。

她用薄弱而衰微的聲音敘述了她的不幸，便哭了起來。他安慰着她，像安慰着自己那麼地親切。她的確是那麼不幸，剛到這個地方不久便弄成這個狼狽樣子。從前她一定過着遠好的日子。

慢慢她跟他商量一件事，要他上岸去打聽一個人的下落。據她說那個人也沒有職業，並且染着一種惡嗜好，但是那人可真神通廣大，會想出很多辦法來。她希望他能夠探知他的下落。後來她又給她一隻鐵罐，要他在回來的時候帶一點冷飯或什麼的回來充飢。

他決定上岸去一次。隨行說他們彼此吩咐着一些沉重的話，聽着她的聲音，他知道他的眼睛又重新濕潤起來，不再像先前那麼枯澀他想說一些什麼，但又說不出。他已經決定暫時離開她而去。

於是他和她抱擁着，那股涼爽的真氣席捲她的身上向他撲了過來，但是他們都不在這些。她壓着她，頸內有潮濕。又覺得他的手有話發熱，他自己的腳有點顫抖。慢

慢地他覺得有一股原始的暴力從下壓倒了上來……。

他爬出那隻鐵壳船。天空裏有着一點月亮和閃爍的繁星，江上映着無數長長的閃爍的倒影。那隻拖頭的鐵壳船仍然傾斜着它的半邊，讓另外的半邊橫臥在沙灘上。那些灰色漆剝落的地方露出它那紅色的棉衣。

但是鐵壳船裏還睡着一個人。

他再扒在那個小出口上向裏邊說着話。裏邊人也照樣回答他，女人的聲音即發得更脆弱一點，聲音裏一點都沒有韌性。

「你要回來呀。快點回來呀。」

最後那裏邊的人又想起了一件親愛的行爲，遞出一點柳葉煙來給他，要他在踏上吸着。

七

午夜已經過去。空氣潮濕而又糾縮。天空是暗暗的，星星好像閃盡了光芒，顯出寒冷和荒謬。人聲已靜。江上有着稀薄的白色霧縷，一邊的燈光疎落地散佈着。一切都在

靜靜地沉睡中。人們睡着，一定正在發出放肆的鼾聲。

他提着一鐵罐的冷飯從街上走向江邊。沿着街簷他看見幾個同行的朋友靠着牆根睡着，身上蓋着蓆子或是麻布袋，倒顯得十分溫暖。他平時也是像他們那麼睡着，今夜總算發覺了睡眠，好容易弄到了一鐵罐的冷飯。他走着，走下沙灘朝着那隻鐵壳船所在的方向。

他的脚在沙灘上陷進去的是印越來越深。沙灘是剛才給潮水沖洗過的，因此變得平滑而鬆軟。江水漲起來，過了午夜的時刻便又退下去了。

然後他走近了那隻鐵壳船，並且發現它是濕漉漉的，剛才足給江水淹沒過的。他臥在那小洞口上向裏邊說着話，但是沒有聲音回答他。他真一次爬進那隻鐵壳船，裏邊是黑得什麼都看不見，他只摸索着。到底他沒有摸到什麼東西，除了那包剩下的柳葉釀還在着。他從柳葉釀檢起來，已經不能呼吸了，因為曾在江水裏浸些時候。

他有一點恐怖，他害怕這個時候有人在叫他。因為他相信如果有人叫他，她一定已經不是一個活人了。

沙灘彷彿變得更鬆軟一些，以他的每個腳趾都深深陷進去。他的腿也變得柔軟，在陷進沙灘裏以後便拔不出來，像是有誰不穩，他的腿似的。

八

這一個夜晚，天空裏有着環繞的星月，說明着第二天又是一個好天氣。人們熟睡着，在睡眠中要回復疲勞和培養新鮮的精神，以便供給第二天的消耗，第二天一定又有暴風雨的突擊。所謂暴風雨其實也並不可怕，說不定挨不到天明時刻，立刻就或會發出響無的，在這個天空裏還殘留着星月的時候。

江水永遠是嘩啦啦的。

## 死在火中的掩埋大隊隊長

老兄，我的意見跟你完全相同。自然，什麼事都不能一概而論；我們吃這班傢伙的虧的時候也有，那簡直要把人弄得哭笑不得。比方說我這次從××來，在溫州的汽車站上便受了這樣的氣：汽車到了南站，我跳下來，因為已經挨了一天猛烈的太陽，再加上幾天來都在汽車上顛着，我已經完全地疲倦了。本來我只有一隻不大不小的箱子，很可以自己提起來便走，省事也省錢。可是這一天我到底吃不消，沒有辦法，只得叫一個挑夫來。這樣我便碰到釘子了。挑夫們都不想理我，他們並沒有把不成挑的行李看在我眼裏。同車來的客人，他們有的帶了好幾件大行李的，也都走了。想起來真令人着急，旅館中的空房間一定會給他們先搶了去的。但是我總算叫到一個，他先打量打量我，想不到他說。

「你給得起多少錢？」

你想欺人不欺人，老兄，但是我到底好好的問他。

「你要多少錢？」

「跟挑去的一樣。」

「我只有這隻箱子呀。」

「我不去。你也是小公務員？我看你也可憐得很，一個月淨幾十塊大洋錢，養不活老婆兒子的。我掙一天就可以發給你半個月薪水。我不去……嘿嘿……。」

比方是你，恐怕就要跟他算賬了。不過還不太壞，他沒有看出我連公務員都不是，我這個「區署幹事」說得不體面些就是雜差，小夥計，或是區長的跟班。要是給他知道我每個月的那幾個錢，他準會連牙齒都笑掉。

但是老兄，我還有一個補充的意見。我以為普通年紀大一點的人，不管在挑夫也好，與比年輕的小伙子來得不謙些。至少也不會這麼欺人，我昨天下船的時候，碰到一個老挑夫，年紀很大了，我看見他的門牙已經掉了一根。他沒有接到行李，我便把手裏的箱子交給他。因為我看見他儘在我的身邊走來走去，怪可憐的。天知道，我也會冒充一個有錢人；並且我是有錢人中間一個相當闊氣的。在他看起來，我自然很有幾個錢，而且

我比誰都闊氣一點。他把我的箱子從碼頭上搬到旅館裏，最多只有一百步光景。我摸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給他。他說：

「先生，我沒有零錢找。」

拿去吧。

老實說，一個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多年的老挑夫，比不上一個毛孩子。當年挑一百五十斤，在一天中趕了六十里或八十里路的氣力，到老了就沒有了。那些老挑夫很可憐，二三十年的負重把他們的脊椎壓得個個都是彎的，腿上的青筋卽像是青色的草虫，絞紐在一起似地浮了起來。老了，沒有氣力，人家不要他……

老兄，我問你，此地常有警報吧。恐怕此地的警報不會比××少。警報才真是見鬼。這裏要長時常發出警報，我看情形一定糟糕。你往那裏逃？要不是坐船過河，就只得出西門了。十來萬人口都要在短時間中走出那個城門，不擠壞嗎？

在××發警報不算怎樣一回事。××有八個大城門和無數的小出口。發出了警報才慢慢搖擺出城，來得及。可是××的警報却不是好玩的，到後來差不多每一次都發現。

有了警報便必有那樣來。

你看見過六線炸嗎？想想不可怕，看見了便會嚇得臉發青，四肢都顫起琵琶來。我做事的那個地方屬於城北區，已經不是城裏。可是那裏却是危險地帶，一方面因為離城太近，另一方面是因為緊靠鐵路——是，就是那條敘昆鐵路的一段——緊靠一個軍營，還有一個湖蓮花池的大水塘，這個不是會反光嗎？蓮花池的對面就是X國領事館的花園，是一座密密的小樹林，也正是沒彈的理想目標。你看我能够怎麼辦。我能够躲得遠一點嗎？

爲着這飯，是沒有辦法的事。我不能躲得太遠呀！我這個辦事是雜差，小夥計，是要長途跟班；可是我同時可以算作我們那個機關的負責人，所有的人，除了我沒有第二個人來做。不過要是說起來，事情又不多；麻煩，瑣碎和無味就是了。警報發了出來，我不能躲得太遠的最主要原因是——你想得出，我當然得做許多在警報時間中所應該做的準備和事情。

我們是城北區的掩護大隊，而我是這個大隊的負責人。負責人不是大隊長，別弄錯

。我們這個掩埋大隊另外有一個大隊長。可是警報發出後，我們只能拿出一個中隊來。組織是組織，而這裏却是事實上困難的問題。

無論怎樣拚湊，我們就只能夠拿出一個中隊來。這個中隊站出去也還整齊，是由北門外一帶茶館中固有的幾個挑夫組織而成的。匾担，鋤頭和鏟子等等公家幾何沒有供給，都是由他們自己家中拿來，或由他人家中借來。這個中隊有一面三角形的旗，白地，黑字和一顆黑星。看上去已經怪可怕的了。保管這面旗和執着這面旗來代表這個中隊的是這個中隊的隊長。

我們這個掩埋大隊，雖然是城北區所屬的，但是它服務的範圍並不局限在北門外一帶。比方說南門一帶遭了炸，我們這個中隊自然也得趕到被炸地點。如果北門附近中了彈，這個中隊的責任自然最大，他們也就更賣力一點，這是十分容易瞭解的事。

但是這中間有什麼嚴格的標準嗎？老兄，你會知道我的差事不容易幹了。想想看，如果炸的是南門，當然東門西門也一樣，我們這個中隊得及時趕到被炸壞的地點；但如果他們只到那邊溜一溜，不動手便走了，怎麼樣，他們的確是按照規定趕到的，但是他

們並沒有責任呀。

謝天謝地，沒有警報簡直是快樂神仙。有了警報，忙着不要緊，麻煩不算進去。還得嚇青了臉。

你看見過大轟炸嗎？那樣的大轟炸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看見。離開××以前，××剛在雨季中；走上路以後根本就沒有經過一個大地方，自然更沒有警報了，我看見的最後的大轟炸是在連接着的兩天中。第一天來了二十七架重轟炸機，炸得很慘；在北門方面也落了炸彈，毀去了幾棟房屋，並且略有死傷。第二天仍然來二十七架，把××炸得更慘，因為炸彈中間混着幾隻燒夷彈，所以市區中有幾次起火。火勢十分猛烈，食灘，片刻之間，成列的街坊都延燒遍了。在這天中，整個城市好像跟死亡碰了頭，炸毀燒毀的民房不知究竟多少，死傷更無從統計。

當第一天的警報發出以後，我還在區長的家裏。我沒有想到發出預行警報不久便響起汽笛來。區長仍然睡在床上，大約是前一個晚上有什麼原因使他沒有睡覺，所以他爬不起來。我只聽見他在埋怨着：

「真討厭，這個烏龜又叫起來了。」

「區長要起來吧。」我說。

「不，你給我沖一杯茶來。」

我知道他不想起身，也不想疏散。總還是「不，得來了，給中頭等」這樣的人勸。我給他沖了一杯茶。我又把香煙和火柴送到他的床前，然後才擠出北門走向蓮花池去。

要說明當時的感覺是困難的。我伏在X國花園附近的草叢中，看見二十七架重轟炸機從我的頭頂上經過。地面上的砲彈一個個啣着一個並不迅速地昇上去，又在飛機羣中消失。這一切都可以用眼睛去追隨。飛機從頭頂上飛越過去，砲彈也追隨着飛機，有跡顯得已經十分接近了射擊物，但都沒有能夠把它們打落下來。

一個短促的時間以後，炸彈聲便響起來了。我知道炸着的並不是北門附近；然而有幾個炸彈的爆發聲的確很大，又彷彿是在北門附近。

我在飛機去後立刻回來。那時我們的那個掩埋大隊的中隊已經出發到城裏去。事

實上，北門附近也落了炸彈，早已沒有人計明了。我心裏想這一下區是要塌壞了。

在分工上，掩埋大隊只有掩埋的責任。他們替人家搬出傢俱，雜物；他們得幫忙其他人員肅清亂七八糟的橡筋磚瓦，整頓殘局。然而他們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在掩埋，掩埋並不包括救傷，他們沒有救傷的責任。

我們的那個掩埋大隊在中隊長帶領下出發了。但是警報還沒有解除。按照規定，他們沒有要冒險飛機剛過後那時間中的危險的義務。可是我們的中隊長就是這麼一個好漢，一個老了的英雄。這個中隊長的那面三角形的旗，那白底黑字和一顆黑星的，尖端上還有一束紅馬鬃和一頂生鏽的尖帽子；然而這個中隊長完全像這面旗子一樣，看上去令人覺得他好像是一個從前的勇士，甚至是那教的黨徒或者是一個草莽英雄。

他的確很有趣。年紀很大了，門牙只留下黃黃的兩根。永遠戴着那頂發油的舊毡帽，光着腳板，在腰間繫着一根粗大而結實的草繩子。在這根草繩的腰帶下佩帶着琳琅的一些小物件：一隻短短的旱烟袋。一隻滇西的羊皮的煙包。一隻寒儉意味的小錢囊。有時又加上一把緬甸的小尖刀。警報發出時又加了那隻我們發給這個中隊的銀笛子。

我們這個中隊長實在有趣呢，老兄。有一次我看見他們正發。中隊長把那面旗子搖着搖着，四五個挑夫便都站齊了。然後由中隊長抗着那面旗子，走在最前面，出發了。誰相信他一路上便把那隻銀笛子拿出來吹着。他顯感到隊伍步伐的整齊，和隊伍的嚴肅，所以便拿出來吹着了。我趕上他們，我對我們的中隊長說：

「喂，別吹啦！」

「我吹洋號呀。」他鬼鬼崇崇地說，掉回臉來做過鬼臉。

所以你知道我們這個中隊站出去還不會太丟臉了。就是做完了差事回來時，也還是走得整整齊齊的。

這一天，我得自認倒霉呀！事情落到我身上來了。我們那個中隊零零亂亂地走了回來。因為中隊長和他的部屬吵了架，大家弄得很不開心，並且都要找我講理。

我判決着中隊長那老傢伙的錯誤，並且當面責斥了他。

原來北門附近落了幾個炸彈，炸毀幾棟民房。倒霉的區長家也在內。並且區長是在這一天中炸死了。我們這個中隊的中隊長却完全忘記他的責任所在。什麼地方炸死了人

，他是掩埋大隊呀！他可不是救傷人員，也沒有臨時急救的常識。可是他到這裏來救這一個救那一個的，區長難死在自己的床板底下，他却一點都不理他。我對他說：『你懂個屁。你學過軍事救護嗎？』第一，你是掩埋大隊的中隊長，你的責任在掩埋死人。那一個時你去措活人的。第二，你涉視上頭的人，區長是掩埋這一區的區長，而你是這一區掩埋隊的隊長。你幹嗎連理都不理他？』

我這樣宣佈他的罪狀，並且不許他爲自己答辯。我正在計劃着有了新區長以後，怎麼呈請區長除掉他和扣掉他所有的津貼和獎金。

至少在這個時候，我對着站在我面前的他厭惡起來。他在發油的舊毡帽底下的那雙臉像是發了霉似地，顯得笨拙而呆滯；他的眼睛避開着跟我的接觸。他雖然不能爲自己辯白，他沒有說話，可是我知道他的心裏在不服氣。他的眼睛在翻着翻着，嘴角也儘在動着。

真的，那老傢伙並不服氣。老兄，想起來真是可氣也可笑。我從旁人那裏知道他在茶館中發了牢騷，意思說：

「良心要緊呀！他發火，他不讓說說話，還不是爲着死的是個團長？他叫我放下活人去救死的，良心要緊呀……我難道會不知道，死的總是死了，還管啥事？總之幾下鋤頭不就是把他埋了完事……」。

第二天，警報就來了。前一天炸得慘，死去了團長，所以這天的警報一發，我就害怕起來了，彷彿就要有什麼事情發生。我這個幹事可算是差，小夥計了，什麼事都得管，事實上我已經成爲我們那個場間的負責人，並且，現在也同時是名義上的負責人。你說我這樣沒出息的人吃得消嗎？我可得特別小心，所以立刻把掩埋大隊的中隊長叫來，我得吩咐，叫他小心點，別再闖禍，那就等於幫我的忙了。我對他說：

「你是這一區掩埋大隊的隊長，你知道掩埋大隊是幹什麼的。不要管份外的事，救活人固然應該，但是我們沒有學過怎麼救人的，沒有那種權利。你聽懂了沒有？」

「怎樣聽不懂！」他點點頭。

「你好好地帶他們出去，不闖禍來給我麻煩也就是幫我的忙。我將來一定給你多弄

點津貼。

他沒有說什麼。他嚇嚇地吸着旱煙袋，噴着煙圈。我看見他實在很老了，可是我知  
道他的心地實在很好。

××的警報不是好玩的呀，簡直每一次都要兌現。這天，飛機又來了，這是二十七  
架重轟炸機。真怕人。飛機在經過市空的時候，炸彈便響了。好像整個世界就要裂開來  
似地，炸彈的聲音一直繼續了兩三分鐘才停止。

我從掩蔽的地方站起身來，飛機去後的天空是一片沉悶而窒息的。這次我却在城市  
的上空看見了漫天的大火和急冒的黑烟，今天是燒夷彈了。

但是我到底還有幾分輕鬆，因為今天落頭的地點並不在我們服務的範圍中。那些起  
火的地方大約是在城市的中心區，火仍然在燒着，火勢看上去十分猛烈。

我們是城北區的掩埋大隊，而我是這個大隊的負責人。今天的災情雖然更嚴重了，  
但是我倒輕鬆，我們的那個中隊已在集合，仍然是那麼三五個人。叫人看了發笑的還是  
那個中隊長。做了二三十年的挑夫的人恐怕沒有想到他會有這麼神氣十足的時候吧。人  
們已經抵禦不住炎熱的太陽，開始從山坡上走回來，便都堆積在這裏瞻仰我們的中隊長。

咻。他現在把三角旗展開來，讓人家能夠看見那顆黑星。他落了搖那面旗子後便向城裏出發。

你看見過大轟炸嗎？像那樣可怕的大轟炸，我已經幾個月沒有看見了，恐怕將來我也沒有機會再看見。我永遠記得那一天，因為那天的一切給我留下深遠的印象。我爲着一時的好奇，便跟着我們城北區的掩護大隊，趕到當天受難的地點。××好像跟死亡纏了頭，災難的區域不只一處，而大約有四五處。這四五個被破壞的範圍或者也可以說是已經打成一片。我們所服務的是最靠北面的一個區域，同時還是焚燒得最猛烈的區域。

火延燒着的範圍已經擴大，火已經燒逼了一條大約有五十家店鋪的街。那些房屋又因爲那裏氣候乾燥，燃燒點變得很低；儘管消防隊是怎樣拚命灌救，撲滅了一個角上的火，另外一個角上却又燃燒起來了。等着再趕過去的時候，還沒有來得及撲滅那正是最兇狠的火，原來撲滅了的那個角上又會重新冒出濃密的黑煙來。

消防隊用盡一切可能能夠的水想把火勢壓迫下去。

人們在奔跑。號叫。想從火窟中搶出還可能搶出的東西；或是踏進去救出陷在火

中的親人——然而火在燒着。

在火的周圍又有人爬上屋頂去。想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中掘出一條火巷。完成一道狹於狂燄的最理想的防禦堡壘。這種防禦工事已經迅速地在進行着……

但是這一切都遇到困難。火是跳躍着的，到處伸出它的長舌頭，火勢也太大了。點在離開燃燒地點五十碼以外的地方也已經可以覺得那種毒烈，並在火的周圍，空氣中十分缺乏氧氣。

有人想衝進家去搬一些什麼東西出來，他們身上的衣服也燒了起來。你能想像那樣的災情嗎？老兄。

我們的掩埋大隊的隊員能做些什麼？所有在場的人都顯得焦急和沒有辦法。我們的一個隊員已經在一個什麼地方抓着一把斧子，爬到人家的屋頂上去幫着掘火巷了。另外的一个也拿自己的鋤頭在爬上去。

我對我們那個掩埋大隊的隊長說：——我用很大的聲音，因為還怕聽不見。——「我們可以幫忙掘火巷呀！」

他彷彿聽見我對他說的話。因為火簇熾烈的聲音太大，房頂上的橡槓磚瓦，招牌，電燈桿和電線又不時地在倒塌下來，一切是亂糟糟又熱哄哄。所以他彷彿沒有聽見我對他說的是什麼。不過他知道這些。他把我們掩埋大隊的旗子交給我。誰知道那是他的手接觸到那面神聖的旗幟的最後一次！我看見他向着火奔跑過去，他顯然是去拿那邊誰遺留下來的一把大鐮子。然後，像我所想的，我看見他在一家鄰近火簇的雜貨店門前檢起那把鐮子跑回來。

他雖然是一個老了的漢夫，可是在這樣的時候，他的動作還不至於太蠢笨。他是在那麼亂哄哄的人堆中間跑着，以至有一個時候我忽然看不見他的影子。我站在一個離開火窺遠的地方，顛起脚尖來，但是沒有看見他。

隨後我就再發現他了。不知道爲的是什麼，他站在那邊的人行道上，顯然是跟一個在哭着的孩子說着話。我看見那個孩子用一隻手指着對街那燃燒着的地方，我們那個掩埋大隊的隊長跟着孩子的手掉回臉去看看那狂熱的火的跳舞。他在拍拍孩子的肩膀，並且把他搶回來的那把大鐮交給孩子拿着。然後我看見他衝過去，衝進那窗戶站在火的

的面的難賞店去。

「良心要緊呀！」我當時突然記起他發過這樣的牢騷。

只要他片刻的停留就夠了。火在窺伺着，現在卽撲了過來。再過一些時候，那屋脊便沉了下去，像是在火的海中鏘化了似地。

.....

老兄，這不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嗎？我們的新區長來了，他還帶着他的一個親信來代替我。我一刻都不遲疑，立刻把我們一個掩埋大隊的旗子繳上去，又把殉職的隊長遺留下來的那隻古老的羊皮燂包交給隊長遺留下來的那個寡居的媳婦。

.....面現在我已經來了.....

一九四一·八·八·

## 解 決

——唉，我認識你的，我們幼時的鄰人。燕子已經第三次飛回家鄉，並且認得那廢圮的舊居。你仍然徘徊在這海島的邊緣嗎？我已經看見，怎麼你的眼睛和

耳朵都流出血來了呵！

天已經亮了。九龍海面的外國兵艦上敲過了早晨的第一遍鐘聲，香港在夜裏是一個萎蘆的燈的都市。在每一個夜裏她都患了不治的失眠症，她展轉反側着，直到完全疲倦的時候。第二天早晨，她醒了，仍然在慵懶的萎靡的睡意裏。

節省陽光呵！每一隻時計都要撥快一個鐘頭的。

但是天亮了，在這個房間中却沒有一點早晨的熹光進來。再高上去和更高上去的大樓首先得到陽光，它們彷彿是高舉起來的巨大的手掌，在天空中爲自己攫取陽光；並且替後邊那些低微污穢的街巷，連擠在陰暗角落上的小客棧也在內，遮在都市的陰影裏邊。

絲。小客棧便沒有陽光可節省了，並且那些人也無需要這樣做。靈濕的空氣和陰暗仍然把他們包圍在沒有目的地延長着的早晨沉隱裏。他們的腹好幾也將發了霉。

天却在亮起來。先是一根蜘蛛絲脫離了屋角上的構圖散着下來，沒有一點氣息地纏住他的眼角。他也許正在做夢，看見一綫什麼希望來到自己的眼睛裏，然後便有一隻肥大的蜘蛛延着這線索爬下來，它不時地在往下墜着，從黑暗的地方到黑暗的地方，直到它觸到了他的睫毛，便又敏捷地往上爬了兩步，它却始終沒有放棄往下襲擊的全圖。他也許仍在做夢，彷彿希望已經在自己的眼睛裏跳了起來，自然，也許他並不是在做夢，不過他睡着，並且輕輕地在自己暗暗的角落裏發出着鼾聲。

一些時候以後，他的脊背來了一個反射的作用。他用手把眼角上的蜘蛛掃開，同時他便一驚驚醒過來。他並沒有立刻就爬起身，只坐在地板上發呆，並且狠命地在自己的背上搔癢。

這時候從格子窗的縫隙中透進一點光線來，照在那污黑的曾經抹過多少鼻涕的牆壁上，那裏有着一些蠕蠕擺動的蜘蛛絲，發出無數灰慘的光澤。

這是一家就要盤出去的小客棧，而他差不多就是看管這客棧的最後一個人。他從地板上站起來，朝着寬闊的房間的一隻角上踱過去，又回來。他爬在臨街的那個窗口上，看了一回朦朧的街景，想起環繞這個都市的仍然是一個蒼白的歡愉的海。他已經在這裏過了三年沒有自由的日子了。

從茶壺中倒出了昨夜的茶葉渣，用來擦了擦眼角以後，他便又悄然坐在地板上，並且陷入苦思中。港灣裏的汽船冒出來的煤灰風媒花似地往窗子裏直灌，房間中遂現出了密密的煙塵，在日光中急劇地播動着。

隨後他走出門去，他再找客棧的主人借錢過日子。

他又走到他的家裏，後悔着恐怕會來得太早一點。但是走上那個三層樓的樓梯邊時，他便伸手敲起門來。

很多的時候過去，沒有人來給他開門，雖然裏邊並不是沒有一個。他能够聽見裏邊的人——雖然時候還這麼早——是怎樣放縱地在打着牌。牙牌擲在光滑的桌面上；聲音總比一個借錢的人那麼畏意地敲着門的聲音來得響亮點。他開始覺得有點失望了。

正在這個時候，那扇門大大地拉開來。出現的不是空棧老板，而是一個穿着雪亮的西裝的年輕人，那隻在他手裏的獵狗竟老實不客氣地衝着樓梯邊的人吠了起來。他自然並不害怕這種畜生，但是那個年輕人向他揮一揮手，叫他躲開一點；自己又從褲口袋裏抽出一條雪白的綢巾來塞住鼻孔，然後給獵狗很快地拉着走下樓去。可是他並沒有忘記回轉臉來喊一聲：

「喂，我去啦，我到海邊吃新鮮空氣去。下午帶你到娛樂看電影。你能把他們三架敵機打下來，還請你吃大三元……嘿，嘿……」

這年輕人沒有鬆手把門帶上，便給他留下一個機會。剛才敲了半天都沒有人來給俺們門，現在他想要索性跨進去再說。事實上他只是探進頭去，便立刻看見客棧的主人站在桌子邊看着自己的老婆在打牌。這一下他又不敢走進去了，並且不知不覺地退縮回來。

在桌子的一邊，坐着面向房門的一個妖冶女人，手裏夾着長長的香煙。她好像在掠之間覺得有人在門邊那裏伸縮着，便不在意地說，「一邊把牌擲到光滑的桌面。」

「找那一個呀？怎麼不進來。」

他立刻就抽回身體，站直起來。這時客棧的主人已經看見他了，在向 he 走過來，不待 he 開口便自己說着：

「昨天沒有錢，今天那裏就有錢借給你？我也是逃難出來的難民，連飯都要沒得吃了，那裏還能說什麼周濟不周濟。我明天就要搬家，你以後不要來了。來了也是白跑腿的。」

但是他沒有立刻失望，他把說過多次的懇求的話再說出來一次。這個却也未嘗打人家的，反把老板的氣招惹起來，先掃他一眼，然後很狡黠似地說：

「我那個客棧已經搬出去了，明天他們就要來打掃，你回去先找個地方搬一搬家，省得臨時發生誤會呀！」

他說着，一邊向門外吐一口濃痰，示意要 he 滾開。

自然 he 只好滾開了。他走在街上，店舖都已經閉門。他站在一家西餐館的門前停一會，看着幾步路光景望着那些裝在一個個的玻璃瓶中的甜心和蛋糕。想不到那些大玻璃

瓶個個都奇怪，他看見自己的臉在那些玻璃瓶上映出各種不同的怪樣子；一隻玻璃拉得很长，另外的一隻却被壓得很扁。那些裝飽了點心和蛋糕的玻璃瓶原來也想誘惑或吸引主顧，現去却在嘲弄他，把他弄得哭笑不得。

他在家鄉已經認識這個客棧的主人。這人從前在家鄉也開着客棧，並且在這個埠頭有了分棧，專門招待兩地來往的旅客的。自從廈門淪陷以後，再沒有往來的船隻了，自然也沒有人會來住他的客棧。他支撐了慘淡的三年，到現在差不多連招牌都掛不出去，便決意把它盤掉。

這倒是實在的事。

這一天，他再向他借不到錢以後，想起三年前他也曾射着這個客棧打出一個好場面的往事，他變得十分灰心。但是他也只好回到那不再留他的客棧裏去。

生活過得痛苦而又寂寞，情緒變得哀愁而又憤激。日子完全是渺茫的，他焦急着。想起那淪陷的家鄉，想起那藍色的歎險的海。他所有的日子都生活在海邊。從涼雨淒淒的寒冬到冷風的料峭初春，聽濤汐的漲落，海鷗和旋風掠過漁船的桅尖。從南風吹得碼

頭漿濕的半月天到烈日逼晒地面的炎夏；看那些古老的船絡繹地飄游出去，又在寧靜的傍晚中回來。他愛戀着，沉醉着。

他的職業十分自由。輪船從遠遠的港口域來貨物，等它們靠近了碼頭，他便是第一個搶先的脚色。他穿着草鞋，捲起褲管，袒露出滿身赤銅色的皮肉。他的力氣比誰都大，推着滿帶的手車仍然可以賽跑。或者他是穿梭似地往來在熱鬧的人堆裏，接過一下海夥計一分發的木錢，踏過了跳板，從船艙中把貨物抗到碼頭上來。顯得生活緊張而又嚴肅。

在每個滄涼人們最歡喜的夏季裏，他總在那黝黑而高大的海關堆棧外邊，枕着一席陰涼，帶幾扇清風，悄然睡着午覺。到醒來的時候便獨自揀落日光裏寂寞的海灣，洗着清爽的海水浴。家鄉的海邊河水遠不是寧靜的地方，一些醉醺醺的異國浪人時候就在海邊，而更多的時候是在海邊的夜色中，肆意敲打着柔弱的傭戶，或是跟強壯的年青傭夫伴起命來；到處敲打着。有時他又按不住心中的憤慨，要走上前去，對着打擊那些惡夫，直到招惹了深切的仇恨才走開。

有些時候，他却是高興在茶樓中坐着喝茶，聽那些本地小調悽涼意味的演唱。自己也學會兩句，並且就掛在嘴邊。他聽得神馳的時候，就會在鬧哄哄的茶樓中打起瞌睡來。

除開這些地方，他便是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沒有染過什麼惡癖，所以性質曖昧的小巷從來不去。寧可聽他的妻子不休地嘮叨着家常瑣事，計較着如何備辦來日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他的母親也是一個不肯停嘴的老人，時常會使他覺得窒息。但是吃過晚飯以後，看着西南角上的晚霞已經消散，天空裏出現着閃亮的天狼星，他又會覺得日子很滿意。正像他望着港灣裏船隻上那些明滅閃爍着的燈光，由於一種生活的和平感覺使他覺得滿意一樣。

當家鄉開始陷進敵砲轟擊的第一個拂曉，他們的壯丁隊還沒有集合出發，敵人已經有一小隊直接由正面進入市區，機關槍開始在他們的背脊上喀喀地叫了起來。許多難民都被射殺，躺在自己的血泊裏，或是被滾着跳入海中，給一陣陣的浪頭吞嚥了去。

他逃入自己的家中，關緊各層門戶來作臨時的堡壘，並且拿着屋中盡氣裏僅有的一點儲水來抗拒外面敵人猛烈的火攻。他聽見子彈擦過牆壁的嗚聲，看見屋外的烈焰、濃

烟和火舌從壁窟穿進屋中，逼近他的身邊來。他的母親和妻子都被壓在屋頂塌下來的椽樑磚瓦下，沒有喘過一口氣來便慘然死去。他覺得發悶，窒息，在屋外敵人的磚礮笑中。他不能顧及一切；屋頂在繼續塌陷下來。他沿着牆根輕走着，想踏出一條生命的路。等到敵人在外邊驕笑着走開時，他才攔開火堆，從一條狹窄的壁縫中勉強抽出自己的身體。那時他的身上已帶滿了灼焦的傷疤。他得走，他得逃開，只要不再在這個慘的地方。

什麼都未曾想起過，他拔腿就跑。他跑着，連頭都沒有掉回一次，然而他已經流了滿臉的眼淚，並且哀叫着。他衝向海洋，一簣身便躍進海水裏。在那親愛的蔚色的海裏，他陷在火中的家鄉，他吞海水，平常他都能够向深海中游出五百碼，又回來。

以後他遇到一條難民船，那條船把他救起來，並且把他載到這個島上的都市。

在這個島上過了三年悠長的痛苦的日子。

這裏仍然是一個五顏六色的都市，環繞着它的仍然是一個蔚色的歡愉的海。可是他已經不再愛戀着，沉醉着。起初他開始流浪，從一條走向另外的一條，後來就又發現自

已走在剛才走過的街上。

到了每一個天黑了下來的時候，到處都有着輝煌耀人的電燈。他發現自己一點什麼都沒有弄到。他自然聽見街上許多人談過話。可是他一句也沒有聽懂。他向那一個要求幫助呢？夜來了，他走到一個十分腥臭的菜場去，倒下來硬睡。自然不只他一個人睡在那裏，他們各自估據一隻角落。那些角落便構成了這個美麗的燈的都市中一個沒有燈的地方。第二天早晨自會有人來把他們踢醒的。

起初他吃着一切他抓得到的或是檢得到的東西。但是後來他慢慢地有了辦法。他從一個女人的背後搶去了那夾在腋下的第一隻手皮包。後又在電車的停車處或沒有警察的街角那裏奪下了人家的帽。他看見人家掛在手邊上的大衣也要。一切可以讓他繼續過活的東西，他都不惜用搶奪的手段弄到手。因此他永遠在窺伺，在逃着，在白天和在黑夜裏。他到處逃過着，竄跑着或者是躲藏着。垃圾箱時常偷了他的掃帚，時常只一瞬眼他却早已睡在垃圾筒中慘然地笑着了。

但是他後來到底做了更沒有良心的事。他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要向他購買女人的長頸

錢，這不行。頭髮還可以燙造出雞環來。有人還燙得，鐵錘敲着，時髦惹法留坐位，僻街上的女人們，把她們的長頭髮搶奪似地剪下來出賣。他等着了。他已經剪了多少個女人的頭髮。並且就是因為這個，有一次他再沒有來得及逃開，便給抓住了，送進一個沒有窗子的黑房裏，過了一串說不清的長日子。

等他出來，重新看見陽光的時候，他的眼睛已經變得遲鈍一點了。他已經失去從前那種攫取生活的本領，或者是那種勇氣。他變成另外的一個人，身體也沒有從前那麼矯健。於是，他遇見這個客棧的主人。

現在，在這死去一般的客棧中。四邊的牆壁，他都彷彿是一種威脅。他坐在地板上發呆着，望着那些空虛的曾經抹過多少鼻涕的牆壁，感到切身的痛苦和失望。他已經餓得肚子皺癢，身子一陣陣地發着軟。沒有辦法。只得走下樓去，希望能在街上碰到那個賣小麵包的老實同鄉。

他在一個什麼地方碰到他，並且半說半推把他請到客棧裏來，他把他無限奉承地接待到了樓上。讓自己掩住心中的愁苦，堆着愉快的笑容，向那老實人戲謔着，歡叫着

，拍拍他的肩膀，甚至把他抱了過來。

然後他又除了他的小荷包，吃得肚子脹飽。

「老鄉，要打回家去呀！」他向那人叫了起來，他揮着手。

「你會打嗎？」

「自然囉！只要我有槍，就是沒有槍，有一把大刀也行。那一次我是赤手空拳呀，要是有刀有槍，你看咱們廈門人不會那麼衰的！」註：（衰字包括起碼，洩氣和倒霉等意思。）

他在樓板上跳了起來，舞動着粗大的四肢，並且做出一種劈刺的姿勢，表演給那個老實同鄉看。然後兩個人相對着哈哈大笑起來，他們笑得腰都彎了下去。

「你在這裏說打，爲什麼不打回去呀？」那老實人問他。

「我自己一個子成嗎？要打回去都走。我打先鋒呀！」他又來一次劈刺的姿勢，以後並且演成另外一種形勢，好像他就在跟敵人肉搏着。很容易他就能把那個人刺倒在地，並且用腳踢了他好幾下。

「你看我把他斬掉了。」他又歡叫了起來。

他們一直在大笑着，連眼淚都笑出來。

「但是你已經賒了我三十一個麵包了，你那天還錢呀？」在大笑一陣以後，那老實同鄉記起來了。

「你怕我不還嗎？我那裏會賴你的帳，大家是好鄉親。你說是不是？」他又獨自嘻嘻笑着。

「好鄉親便今天還錢。我做小生意的……」

「明天一定還你。老板說明天他可以借給我十塊錢。十塊港洋呀！你明天早上來就還你。」

他看見他的臉上彷彿表示着懷疑的顏色。

然後他把他笑着，使他只得跟踉蹌蹌地走下樓去。他自己即站在樓梯邊，送着那老人年輕而可憫的背影，他只能夠再哈哈大笑起來。

他便遠遠地坐在樓梯上，圍着半邊窗，望着樓底下那條熱鬧的街。在更遠的地方並且

給他發現，他還能夠望見那熱鬧的碼頭。那些停泊着的船隻和那小片藍色的歡愉的海。

他便愁苦地想起他從前的職業，淪陷三年的家鄉和至今還壓在壁屋中死去的母親和妻子。

但是對着那外面的熱鬧的碼頭，那些船隻和那一小片藍色的海，他重新又愛戀着，沉醉着。

這一天，他再借不到錢以後，便一直坐在樓梯口子上那裏，考慮着自己的出路。他苦思着，焦急着，他不知道當時和以後的日子裏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過了很多時候又很多時候以後，他彷彿突然得到了一個什麼重要的解決似地，便沒有留戀匆匆走了樓去。臉上沒有一點表情。離開了客棧，他一直往很遠的海灣走去。他沒有回過二次頭，沒有流了滿臉的眼淚，也沒有哀訴。他回轉身便躍進那藍色的海水裏。

可是他立刻又模糊起來，一下子怎麼真地弄不清剛才認定要一直游掛去的真北方向；前面捲起來的一個浪頭時却已經差不多把天空遮去一半了。

## 第七個

在長方形的檯面上，他赤裸地仰躺着，眼睛死在灰黑的天花板上，那橫織着幾個蜘蛛網的屋頂下。一隻蜘蛛從自己織成的網上墜下來，它像一根韌性的絲，彷彿就要跌落在他的嘴裏；他的眼睛已經死了，他望着自己不能望見的天花板，連閃動一下睫毛都沒有。

兩個鐘頭以來我就一直站在他的身旁。浸着他身體的石灰酸刺激着我的鼻粘膜和眼睛，我感覺到一陣酸熱，同時眼淚滲了出來。我用白大衣領子掩了眼睛，抬起頭來退後兩步。

七  
透過棉紙窗的午後的陽光使這個長方的房間充滿着亮亮的影子。我彷彿更疲倦了，用箱子拭了拭眼睛，再看一下躺在長方形檯面上的他，他的臉色比死人還難看，更慘白；我匆走上兩步，不做思索地舉起手裏的鐮刀，一下子便對下他胸前那粒黑硬的乳頭，然後用手指扳開他咬緊着嘴唇和牙齒，把他的乳頭塞到他自己的嘴裏去。

今天，我正是離開解剖室的最後一個。我獨自一人反覆地洗淨了手，收着起小刀，箱子，合起一本本挾在腋下，用一隻手牽着脫下的白大衣，而讓另外一隻手跟在自己的身後滯上小門。

這是廂房的門。

我停了一停。我記得有許多會館的廂房都是櫥厝，居傳着多少口異鄉作鬼的棺木。而這個會館的廂房，我忽然記起那些堆在牆角下的方磚，從前也不會沒有它的人口的。

我走到天井中，轉身間，我又看見那個新來的校工伏在棉紙窗上，在張望着解剖室中的屍體。他的嘴舌總是那麼抽搐着，彷彿在爲自己說一些什麼。我有些激怒了，但立刻我想起亞命坡小說中那些乖戾的性格，於是我又走回去，完全沒有一點聲響地走到他的身邊，拿一枝鉛筆輕輕地觸了他的耳朵。

「哇——」

他裂着嘴喘了上來，差不多是同時地用手掩着自己的耳朵拔腿便跑，他叫喊着鼠到一隻牆角下，被牆圍來，我却已經故意地發出很大的笑聲了。

他從他的耳朵那裏放下雙手，他的臉已經完全地蒼白了，他睜大着恐怖的眼睛望我，他的嘴唇更抽搐起來，我卻彷彿看見他的汗毛也豎了起來，而每根頭髮即在看不見的程度下輕微而又輕微地顫抖着。

我走過去。

「你……你……你不要過來。」他從他蹲着的牆角上站起來，用手擋着我說。他很快地回視一下周圍，他是站在兩梁高牆的一個死角上。

但是我走過去。

「怎麼樣？」

「鬼。」這個聲音是他對自己說的。他的眼睛散出一點光來。

「怎麼樣？」

「我看見……」他沒有說下去。

「看見什麼？」

「那隻蜘蛛一定掉在他耳朵圈上的。」

「你到底看見什麼？」

「落在我耳朵周圍這裏。」他用一隻手指觸着自己的耳朵，同時把臉低下去

「你碰見鬼是不是？」我說。我的皮膚裏面想不到也有一陣冷。

「不有囉。」他的眼睛突然閉起來，他急促地搖着頭，真得像鬚毛的頭髮掉下了幾根。

離開這會館不遠的地方是一個屠宰場，每天早晨在這隻牆角上還可以聽見幾十條生

命後的氣管的聲音。而現在只是一些沉濁的。在這個將近黃昏的下午。

夕陽靜靜地照在赭紅的牆上。

這會館的隔壁是一座監獄。午後的陽光使這個黯黯的牆角成為溫暖的。但另外一面

是一個沒有自由的世界。

「落在我耳朵周圍這裏——囉。」他看着我。

我感覺到的是無趣，不滿和失望。寫着這一筆骯髒的我所憎恨的眼睛，它現在是

變得憐而又卑屈，在流着看不見的眼淚。我憎恨那骯髒，那惡味。我在想着一句最沉

重的話，我這樣說：

「你不要看死人好玩，他會捏人家的鼻子的。你挖破那個棉紙窗，你得把它補起來，不然錢先生會罵你滾蛋。」

我說完，但是我的話是沉重的。他遲鈍地舉着我，我看見他兩腳攢攢在做一個立正姿勢時，簡直想笑出來。但我反身就走。

在這陰鬱的會館的大門前，我彷彿又聽見那人像剛才那樣沒命地叫了起來；但是我埋着頭，夾緊腋下的書本正在急急地跳過一條屠宰場裏流出來的黑紅的溝，和那隻在十步以外伸開在草地上的飢餓的手。

這是完全地嵌在在地上的人，從瘦瘠的脇下伸出瘦瘠的手。他的身上披着零碎的布片，污黑的腹部差不多完全露出來。

我沒有看一下他的臉，但是我知道他有一隻憔悴的幾個月或者幾年來他都沒有洗過一次的。

從北門回頭在這座城的西南角的宿舍裏以後，我給我們從前的解剖學教授寫一封信。我問他在他們開始攻擊波蘭以後，他們的戰時生活怎樣。我並不是故意想喚起這位老

教授的第一次歐戰的記憶；因為我接着便聽說被侵略的我們國家的現狀。我說我自己的解剖學知識並沒進步，我們的大學自從被炮火所毀，遷到後方來以後，連弄一個解剖的屍體都困難。我們所有的極少的幾個屍體中間，沒有一個不是瘦得像牛排的。在我們解剖學的知識中也許將缺少對於豐富的脂肪層的認識。我說在中國的後方不想隱飾的是還存在着許多飢餓的人，我希望在漢傑，雖然儘管現在歐洲又形成了協約國和同盟國的形勢，沒有那麼多的飢餓者。

我把信寄出去，一個同學對我說：

「是的，一個醫學校一定要在都市中才覺得好。」

「何以見得？」

「你看，我們從前有兩百多屍體，我們的屍體的來源不成問題，醫院，驗屍所和法院都供給我們。我以為從法院裏送來，屍體最好，一個絞決的大綁匪時，是一個大胖子

……。」

在後方，公安局把路過的飢餓者送進解剖室，這差不多成；我們所需要的屍體的唯

一來源，我們在這裏也有法院，——前兩天槍斃一個漢奸——但是我們這有一座監獄。

第二天午後我是站在會館的一個角落上，那隻豬紅色的鬚角下。面對着九磚石隔開的那個沒有自由的世界而這樣想了起來：我希望在那監獄中新來了一個犯人，說他是一個無期徒刑的綁票犯，他在走進監獄的第二天便用什麼方法把自己弄死了。我們將發現這綁票犯的可能被發現的祕密，他的身上的什麼地方有沒有烙上什麼記號，他銀金牙齒嗎？或者他染了一身梅毒？他要讓我們認識脂肪，在營養良好的人體中。

辯隔開了準備把自己弄死以前的一切聲音，我什麼都沒有聽見。我聽見的是那個新來的校工在後邊喚我的聲音。

「他們這回又送一個死人來了。」

「在那裏？」我說

「他們走了，他在那塊。」他用手摺給我看。

我又看見一個死人，一個瘦得像牛排的，但是牛排還比他豐富。他躺在一塊門板上，他的門板長一點，他的鞋子在什麼地方掉了一隻，另外一隻也已落在他的腳邊。

「餓死的。」一個說。

「餓死凍死的。」另外一個輕輕地說。

「死了的。」我想。

於是我走近去。我看見他的衣服是一些零碎的破布片，他的污黑的腹部差不多完全露出來。那瘦瘠的上膊骨已經僵直，收回到瘦瘠的腋下。他的僵硬一吸報紙蓋着，我跑過去把那張報紙揭開來。

這是一張乾癯的臉，幾個月或幾年來他都沒有洗過一次的。太長的頭髮已經散在他的臉上，蓋住了他的一隻眼睛。半邊鼻子，半邊紫色的右耳，蒼白的嘴唇。

那嘴唇突然輕輕地掀動一下。

他還沒有死嗎？我拿了一張薄紙放在他的鼻孔前端，察其微弱的呼吸使薄紙顫動着，他的嘴唇又微微地掀動了一下。我彷彿看見在一層灰黑的頭髮，他的眼睛還微微地閃閃開一點。

「還沒有死。」

「爲什麼他倒把沒有死的死人送來？」

「那」的基節省一口棺材。」「我在說一個事實，我讓自己同那骨頭得輕輕。他還活著，抬着嘴脣。一個人用手裏的鉗子把他的頭髮從臉上夾到腰後去，他還試探着翻騰眼睛去與那隻使他不聽不驚奇的手。」

「他口渴。」

「我去拿一碗水來。」校工說，他用大兵跑步的姿勢向解剖館跑去，他還回頭來，彷彿在喊一些什麼。

「他說他從前常遇大兵。」

「他說他從前在廣西殺了許多人。」

那個躺在門板上的死人這一次睜開了半隻眼睛，幾個雪白大友的人站在她的周圍使她起初有點驚愕；但是她沒有動，她大概已經失去說話的機能。慢慢她又閉上了眼睛，沒有一點眼淚在眼眶裏滾滾而來。

但是他突然跳了一下，轉身，手裏攙膝下俯，一躍而起，然後用力地把手掌翻向青天。

一個人拾起一塊小石子放在他的掌心。另外又一個把那塊小石子檢起來，再把自己的一個銀幣交給那乞丐的手。

那隻不知道自己在第二秒鐘中的命運的手抽動一下，他的眼睛突然睜開來，同時嘴唇被一口鬱悶的氣衝開。

校工端着一碗白水走過來。

這碗水放在未死的死人的嘴前，他翻半邊眼白來看看。放在他嘴角的左側，他試探着把頸子向左邊扭過去。現在這校工自己動手了，他一手扶起瀕留者的頸子，另外一隻手端着盥，讓躺在門板上的人慢慢的飲下了生命所缺乏的水。

我們看着我們的屍體飲下了解剖館的沙濾器裏的水。

我回到那廂房裏去，無意間看見那被挖破的棉紙窗已經補好了。我在那裏洗了手，看一看那副臉在長方形檯面上的屍體，他的嘴仍然合着他自己的乳頭。我開始磨着自己  
的鐮刀。

在天井中，同學們談起話來。

「你知道組織學的顯微鏡片子是怎樣做的嗎？」

「你講。」

「像這樣新鮮的屍體才要得。馬上剖肚子，馬上通電流。」

「我們的顯微鏡片子太少了，肝臟，腎臟，心臟，都沒看過。」

「喂，謝謝你。」誰在那個瀕死的人喊了起來。

然後是零落參差的笑聲。

「這傢伙抽不抽大烟？」他們的談話轉移在那未死的死人身上。

「抽大烟的人，心的顏色會變的。」

「變黑。」

我吹起一支黑色的調子來。我磨着白色的鐮刀。

我記起一件事。曾經有一個好太陽的日子，我走出會館，看見他，我們現在這具新鮮的屍體，坐在那塊會館的界石上，無精打采地打呵欠，他從鼻孔和嘴裏流下了口水，眼角上起着強烈的皺摺。終於我看見他摘下了自己的帽子，從帽縫中檢出一粒黑色丸

子按到自己的嘴裏去。

「變黑。」

「我正在磨着白色的鏢刀。我用手試試刀口，滿身地站了起來。」

「可以替他洗澡了。」一個說。

「這裏開始了嗎？」我說，同時看見解剖館的管理員已經從外邊走進來，他笑着，

對我說，

「原來就是這傢伙，時常在我們門口的。我早已料到他是我們的補充員了。」

「太瘦。」

我看見他已穿上白衣，在預備一個死者的善後。他仍然笑着，他一面噉了起來，

叫校工給屍首洗澡。我衝出門去。

這次，在充滿着陽光的天井中，我看見新來的校工的臉有黯蒼灰色，他的眼珠彷彿要從眼眶裏跳出來似地，望着地上，他站着不動，但是他的腿在搖，他的嘴唇又是那麼地抽搐起來，我彷彿覺得那嘴唇要這樣說：

「連這一個我已經等了五個和一個小孩子了，這是第六個。從前我在廣寧那裏多不算。」

我走到青石板的天井中央，看着我們的第六個。他好像還沒有完。一個正在需要黑色丸子的人會倒在地上打滾，全身的筋肉抽搐，而白色泡沫從嘴角上淌下來。一個人，到了他的全部生命只需要一粒黑色丸子的時候，他的「飢餓」麻木了所有的反射作用。他是死了，但是他實在還活着。

一隻蒼蠅飛到他的嘴角上停下來。我想這是一個活人。如果現在有誰塞給他一顆黑色丸子，他還是一個活人。

「這傢伙生一定抽大煙。」我故意地說，我的意思是：這傢伙還活着，我們應該給他一粒黑色丸子還是替他洗澡呢？

「他有一顆黑色的心。」

「變黑？我想不見得。我想……。」

校工提來了一桶井水和一根地刷，他的步子是慢慢的，人家的背遮斷了他的去路，

他不作聲，他的肩膀因為那種水歪斜下去，他像那膝歪斜地站着，那把搖搖欲墜彷彿要這樣說，

「連這一個是六個，第六個，第六個……。」彷彿同時還在思索着什麼。

他讓那根地刷生氣似地倒在地上。他的眼睛變得有點粗暴，是的，那份粗暴這時時在增加着。他放下水桶，桶裏的水在震動中濺潑了出來。

我們的第六個還沒有死，我相信。一點知覺還存在於他最後的生命裏邊，我相信。他絕對不會明瞭也不試探着明瞭人們將怎樣處理他殘餘的生命；當他被人扶了起來，從那塊釘着幾枚釘子的門板上被扶了起來的時候（我們看見幾枚釘子在他離開以後的門板上），他的眼睛還是閉着的但是他的軀體並沒有僵硬，他的飢肉還是柔軟的，捏着他的胳膊的手移開以後，一點輕微的白痕還留在他的胳膊上。

「這傢伙生前一定抽大烟。」我重復着說。

他是一直閉着眼睛，讓人家把他抱起來，放在青石板的天井中。那校工的眼睛粗暴得簡直可怕了，他把他手下的第六個放在地上讓他的頭在地上敲出一個凹處。在這個震

的，我彷彿看見一些火花從那難看的眼眶裏迸出來；但是他好像已經完了，他的眼睛實在並未曾離開一點。

待一隻粗笨的手撕去了他身上襤褸的衣服時，粗暴的手繼續撕去他下身的遮蓋時，他仍然沒睜開眼睛，只是他的眼珠在眼皮下慢慢地翻上了，隨即又翻下去。

我愛撫地看看自己手裏的鐮刀，然後把它放進口袋。他是死了，但是這條生命就是需要一顆黑色丸子，一顆黑色丸子是他的一切！

當我看見那校工正提起水桶來，我不禁說了出來。

「他沒有死。你不能把他活活地做掉。」

他祇看一看我，他的眼睛從什麼時候起已經佈滿了紅絲，什麼都沒有說，提起桶裏的水一下子便沖到那未死者身上。

一陣冷，地上的人突然睜開眼睛來，這次是睜開得那麼大；但是他的眼睛裏沒有什麼，是空洞的，那表面上彷彿浮泛着一層油質。他的嘴咧開來，用最後的氣管迸出一個模糊的聲音。

我覺得我聽見他說的是一大連串沉悶的「變黑，變黑……。」

「喂，應該停手了，他可以活。」我喊。

有幾個在笑。

應該停手的並沒有停手，他拾起地刷，他沒有了眼睛，沒有了耳朵，沒有了心臟，他開始用粗暴的地刷在地上那污黑的軀體上刷洗起來，一片「雪雲」的聲音中彷彿瀟瀟淅淅着一個磨着牙白的聲音。——然後他再沖下去桶裏剩餘的水。

地上的人在收縮着腿，身子寒戰着，但片刻以後他的腿伸直了，這次好像是完了。那滿着重重黑鏽的背部，兩片肩胛骨和一條脊椎作為全部支持的背部已經洗淨，露出皮膚的顏色。

當他被翻轉一個身，他已經死了，睜開着眼睛，並且咬着自己的嘴唇，頭髮浸在水泊裏。

會用自己的鋸刀割過多少屍首的人，有的掩着眼睛逃走了。我摸着口袋裏的鋸刀，我用最後一次的仁慈說：

「趕快給他一顆黑丸子，說不定可以救活他。」  
他的最後是：當粗硬的地刷擦着他的喉管的時候，他的頭髮在水泊裏拍出一點聲音來。

我看見這個料理過了第六個屍首的人的臉，一隻從粗暴裏平靜下來，變得呆板而沒有表情的。他漫不在意地看我一下，然後提起水桶和地刷，再踢一脚地上的死人，便走開去。他的褲子彷彿就要掉下來的樣子。

我墜入深深的迷惑中，這樣一個殘忍的人，他是膽怯而脆弱的。他用手招偷偷地在棉紙窗上挖一個洞，用鷹鷂一樣的眼睛窺望着人類的屍首，恐怖使他的嘴唇老長抽搐着，抽搐扭歪了他的半隻臉。但是在粗暴起來的時候……

學期結束以後，我們的解剖學課程也結束了，我却覺得自己還是站在那第六個屍首的前面，從那個靜靜的午後起；而且還時常在迷惑中。直到有一天，當我看見那個被辭退的校工的時候。

他正坐在道傍的電燈桿下，無精打采地打着呵欠。他伸手在自己的口袋裏摸索，他

摸出這顆黑色珠子來。

生活好像就是在街上碰見熟人點一回頭那麼一回事。第二個瞬間我幾乎忽略了它，因為他變得像牛排了。

## 仇恨的長成

家鄉已經淪陷，一個很長久的時間中沒有得到父親的來信。我看見弟弟漸漸地變了，他變得更憂鬱一點。

沒有得到家鄉的來信，我們便只能從報紙上去推測它在失陷時的情形。自然所推測得到的很少。報紙上登載着許多戰爭踏過的地名，那些都是我們所不熟悉的小鄉村或是小市鎮。想起來在佔領那繁盛的市區時，敵人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因此說不定我們的家屋還是完好的。但是當我看見報紙上關於我鄉壯丁常備大隊的奮勇和犧牲的描寫時，我有了一點戰慄。因為壯丁常備大隊是怎樣的一支軍隊我十分清楚，它包括着小市民階級和智識階級。這次犧牲了的壯丁自然有一些是我認識的，他們不知道是在什麼情形下犧牲了。

於最近我又想起我的家來，除了最年輕的留在家中的弟妹們以外，父親和我們弟兄二人都是在壯丁的年齡。父親是一個讀下二十多年經驗的醫生，他却還是那麼年輕，他

跟母親的年紀一樣，是的，都沒有超過二十三歲。——父親在主持一所傳真醫院。

至於弟弟的年齡我却不是很清楚了，不用說他只有十多歲，年紀是那樣的輕，却一向就是那麼憂鬱。我說他憂鬱是因為他在我的面前很少說話也很少笑。不，他簡直就不跟我說話，在不得已的時候，也只說簡短的一兩句。而且從家鄉淪陷以後，他的憂鬱加重了外邊。我知道他並不是特別不高興我，因為他對着大哥，連我自己也在內，也都是保持着這麼淡漠的距離的。

小弟第一次想起也許他是在不高興我便是這回家鄉失路的時候。他對我說話的次數更少了，他更不時常笑，他彷彿很滿意於自己所造成的寂寞的生活似地。老實說，我有點懷鄉的脆弱感情，我的心裏老是在存着一個磨不損的影子，那些是撫育我的那片土地，我的家和我所熟悉的鄰居們。我很想對什麼人講起我的家鄉；並不是希望人家對我表示同情，只是我不願意像弟弟那麼地憂鬱下去，我相信發洩一些是最需要的。

在這個離開東部數千里的後方城市裏，我們像其他的人安居着。已經從東部一步步地跋涉到這裏來，我們是完全地疲倦了。日子在流過去，起初是一個月又一個月，而現

在已經磨磨的兩年。我感到無限的寂寞，我沒有朋友，同鄉也很少，爲仍然無法除去那點懷鄉的脆弱感情。試想着跟弟弟談一些話，然後把談話引到失陷了的家鄉上去，我這麼需要着，同時也希望他能夠這樣。

我彷彿覺得在這半個月中弟弟老了一點雖然十多歲的孩子說是老了一點未免可笑。今天一個整天，連昨天都在內，他還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只有昨天在吃中飯的時候，我問他爲什麼吃得那麼少，他就只回答說：

「唔。」

這個冷冷的字差不多像是停止在我的耳朵上，它一直響着，是的，兩天中它彷彿一直在響着。我能夠再對他說什麼嗎？

現在他就在桌子的那邊正對着我，無言地坐着。我聽見他的呼吸，除了這點輕微的聲音以外，如果不是我有時從桌面上抬起臉來看他，我甚至不會想到他就坐在我的前面，——我們的中間陳列着一排書籍。

起初他在讀着一本什麼書，後來他是一點聲音都沒有地合上了它，又一點聲音都沒

有的爲自己展開了一張白紙，再鉛筆在那上面畫着一些什麼。而有很多的時候，他並不是一直伏在桌面上，他間歇地抬起臉來，用手掌支着頭，深思似地望着窗外的天。

我在想，如果誰要推測他的可靠年齡，從他的面頰，從他的眼睛是太困難了。因爲他的臉色有點黑，彷彿也就有點蒼老的感覺。他的眼睛是並不污濁的。彷彿老是在想着一些什麼，沉靜而且憂鬱。但是我相信從他的手可以看出他還是一個沒有成年的孩子，只不過我從來就沒有注意到他的手，因爲我和他的手還沒有交握過一次。

現在他就在桌子的那邊，正對着我，無言地坐着。他在望着窗外的那片晴天，我看見他那隻支着頭的孩子的手了。但是我又看見在他的手指上的兩條傷痕，那顯然是給刀子割開的，有着整齊的傷口。那兩條明顯的傷痕，仍然新鮮，大約是今天早晨給刀子割開了的。他沒有向我說起過，也沒有敷過什麼藥，仔細看了以後，我才知道在傷口流血時，他曾用棉花擦去了它，因爲在傷口的邊沿，一點已經凝固了的血黏住幾根棉花的纖維。

他望着窗外那片晴天真得出神。我有點難受，我慢慢地說：

「你又跟誰打架了不是？」

「沒有。」他顯然是覺得一兩天來這第一句的話問得有點奇怪，然而他已經想起自己手上的傷痕，他放下手來，過了一回又是這麼冷淡地回答着我。

「你的手受傷了？」

「不要緊。」

「爲什麼不敷一點藥？」

「不要！」

我想再問下去，但是我知道再問下去他會不高興了。他一直是那麼不高興地回答我的問話，好像我的每一句問話都可以打擾他似的。一個年紀這麼輕的孩子會懂得一些什麼呢？他不會在懷念着那失去了的家鄉，因爲這次的不幸只給他增加一點憂鬱，除了這(1)明，他本來沒有談起過家鄉的事來。每次當我在一字不苟地讀着報紙上的新聞時，他也(2)只在做着自己的事，他從來不問我一聲我們的軍隊打得好不好？或是多少地方已經失去了。他(3)也不看報紙。

想着，想着，我有點不高興起來了。從前在家的時候，只要帶着一點什麼小事，雖然他的年紀比我小得多，我們也會撕打起來的。我並不退讓，他的膽量也可不小，在下手的時候我們都不會想起應該放輕點。現在不必說跟我打架了，連跟我說話都彷彿是不願意似的。我有點氣憤，要不是家鄉已經淪陷，我會立刻寫信給家裏，請他們來把他領回去，至少也要他和我分開。

氣憤依然是氣憤，它不會使我減輕一點難受。我想着從前我和他是怎樣打起癩時。我和他仍然是住在一起，爲什麼現在已經打不起來？要是能夠再交手幾回合大概我們都會過得舒服一點吧！是的，我得再拉着他糾纏下去。於是我從另一端開始。

「家裏不知道變得怎樣了？」我好像在對自己說：

「不知道！」

「哼！」我冷笑起來，「我又不是問你知道不知道，哪個會知道？」

代替着他那句在家裏常說的：「怎麼樣？你敢來？」的話和站穩着腳步撩起衣褲的姿勢，他還是一動也不動地坐着。後來他又伏到桌面上去，拿鉛筆在紙上胡亂地劃着

一些什麼。很久很久以後，他終於不感興趣地說了：

「不問我拉倒。」

我記起父親還在壯丁的年齡中，父親是不是也要拿着槍去打擊敵人？母親一定很慌  
慌也很担心，担心有一隻砲彈會落在我們的屋頂上。房子如果毀了就是沒有家了。小弟  
弟和小妹妹聽見了砲聲會大哭，但是也會很高興的吧！……

「不問你這個。我倒要問你跟誰打過架，這手都割破了。」我的氣憤在增加着，我  
追進了一步問他。

「這個你管不着。」他突然抬起臉來看一看我。我幾乎跳起來，我一定要他說，不  
然我要跟他痛快地打一架。我站起來。……

這時候門外有一個聲音在喊我，說我有一封信，但是得親自跑去領。因為那是一封掛號  
信。

我重新瞪他一眼，我的眼睛彷彿在對他說：「回來再算賬！」

我拿在手裏的信居然是父親寫的。在信封上，父親的字跡完全改變了。歪斜得使我

簡直認不出來，但是我立刻知道父親是故意這樣寫的。拆開信，我才知道宗是早在地方路著以前搬走了，現在居住着的是另一個安寧的小地方，只是郵件還得通過南甯匯走。從這封信我能得到什麼呢？薄紙暗示着不能言明的苦衷。

同時到房間裏來的時候，我發現弟弟已經不在房間裏。我尋找着，但是不見了他。我只聽見在窗外，那庭院的一角，有着一點什麼聲音。起初，只有一次，是用斧子劈着什麼，後來那聲音是尖銳的，顯然是用一把刀子在木料上刻劃着。我伏到窗子上，探出頭去。

我看見他蹲在地上的背影，這背影就完全是一個孩子的。

「你在幹什麼？」

他站起來，我看見他的手裏握着一把小洋刀，遺留在地上的是一隻圓平的細竹筒，和一段削圓了的小木棒。「那是什麼東西？」

「你等着看！」他報復似地說，並且帶着幾分得意。

我覺得有點好笑，於是我竟大笑起來。他究竟還像孩子一樣，自己玩自己的，手劍

破，也還是玩得那麼高興。

我拿信交給他看了以後，這些日子一直出神在他臉上的憂鬱彷彿暗雲一樣地散開了，但是他還是不笑，不說半句話地把信交還給我。家裏的信到底來了，我有了一些安慰。

晚上，我們愉快地到街上去吃晚飯。因為一個不細心在湯裏撒了過量的胡椒，我們吃得不斷地噏起來，我笑，看見弟弟也笑了。

我的心快樂得跳起來，今天，我的胸懷到底敞開了。我們吃得飽飽的，從飯館裏走出來，恰巧看見一個賣梨的鄉下人，便想買幾隻。

「這個梨怎麼賣？」我問：

「三塊一十。」

「沒有的事。像這樣的梨最多賣兩塊錢。可以便宜點嗎？」

「你家不講本地話就兩塊錢賣給你啦！」

「混蛋，你不講理。弟弟氣得用頭際喘喘，而且跑上前去，誰都沒有想到，他扇

然一脚把人家的梨擔擔子踢翻了。梨子滾了一地。

這次，我並沒有把對第一個不講理者的氣憤移到第二個不講理者的身上，我而且袒護着弟弟的行爲，我也不講理了，把梨擔子的另外一頭，那隻裝滿了花紅的籃子，也一腳踢翻了。

我又看見弟弟那個有幾分可笑的姿勢，他站穩了脚步，撩起了衣袖，對那個賣梨的鄉下人有聲地說：

「怎麼樣？你敢來。」

我們是完全地勝利了，開始用輕視的眼光看着那個默默地收拾着擔子的鄉下人。然後我們豪闊似地放開脚步就走。

我又在房間中跟弟弟對坐着了，我看他繼續他的手工，我們談着剛才痛快的事。是的，他欺負我們不會說本地話。我們踢翻他的擔子。但是——

「你到底在撒謊什麼？」我又問他。

他裝着沒有聽見我的話，然而他故意地拿起那小木棒往那圓形的細竹筒口試一試，

兀自搖搖頭說：「做得不太好。」

我突然記起我們那支壯丁常備大隊了，那支爲着保衛家鄉，死得那麼慘，那麼光榮的，我們曾多麼愚蠢地用這隻圓形的細竹筒和這筒側圍了的小木棒做成的，又裝了火藥的手榴彈武裝他們。他們沒一槍，每一個人就只發到一隻這樣的手榴彈。

我望着弟弟的發育未全的小身體，想着應該怎樣跟他擁抱起來。

一九四〇·七。

啓 義 作 創

## 書記之家

從視池裏跑到街上來，他彷彿還淋漓着渾身的墨漬。相信着一隻從泥潭裏站起來的豬是可以搖搖身子摔掉身上黏膩的感覺的，於是試着要使自己的脚步輕快起來；可是他已經完全地疲倦了。再轉過一個街角，一堆垃圾山會像儘到他的鼻尖上來似地出現在他的眼前。同時，他也快到自己的家了。

家，窗子像眼睛似地望着他，依然在淋漓着渾身的墨漬，渾身的疲累。他也要看窗子裏自己的家。一個房間，那些粗糙而笨重的傢具和一天天肥胖起來的妻子，一同地壓在瘦弱下去的他的背上。靈魂是會變成駱駝的，他屈下前腿，準備讓更沉重的東西放在自己的背上，是由一個什麼東西預先頒發給他的，他就認定那是自己的女人，於是站起身，追過去。

他採取着他以為最適當的姿勢。好像是母親生氣了，也許是生氣着一個不聽話的孩子吧！躺在牀上，臉朝着牀板。他就像一個孩子似地筆直地站在牀前。暫時房間中沒有

一點聲音。

他不知道應該說一些什麼。牀上，開始低微地抽動着背脊，發出一種倒吞着眼淚的低泣的聲音。

「蓮，你告訴我。」

這聲音波動在房間中，帶着顫抖，撞擊着寂寞。

蓮爬起來，房間中沒有第二個人似地，逕自走近窗口那裏。眼淚是賤價的，眼眶沒有一點紅腫，甚至連淚淚的感情都沒有。她雙手扶着窗子站着，看着院落中的黃昏。孩子們丟下竹馬到父親母親的身畔去吃晚飯了，暮色是從地面上積厚起來的。

其存在被否定的第二個人正彎下腰去整理弄皺了的牀巾，牀巾上印着的花紋是一團團柔和了的夢。他拉着扯着，想恢復弄皺了的夢的平整。……

漫天的風沙掃了起來，於是他又屈着前腿蹲下去，讓沙子吹打在自己的臉上，身上，而他夢夢地等待着，等待着片刻以後的心帶的明朗。當他再站起四隻腿來的時候，那該是最沉重的負載了，他祇輕輕地擺搖一下身子，在喜悅着自己的不可征服性似地，向

漢野而去。

應該，這是一個書記之家的夢；米，儼成一條瀑布從天上直瀉到鍋子裏，鍋子滿了，湯布泛濫在房間中，像雪一樣地堆積起來，淹沒了椅子，淹到牀上，把兩個人推浮起來，醒了，陽光瀟瀟在地板上。

「米價又漲了。」隔壁的一個聲音，撥開着裱貼在壁上的報紙，搗滾進來。

米，價錢漲得不能再漲，今天才是第二天，又漲了。昨天的價錢使他迷惑了一整天，他坐在辦公桌前，米袋壓在他的背上，米袋堆在他的桌上。他到會計室去領取三月份的薪水和二月份的欠薪，放在桌子上的不是鈔票，一張張的鈔票變成米袋了。他拿着一張張的鈔票，他彷彿只拿着一隻隻的米袋。他想起以後的日子，他和他的妻子吃飽了飯以外，什麼都談不上。今天，米價又漲了。

「三十塊錢一擔。」隔壁的第二個聲音，撥開裱貼在牆壁上的報紙裂縫，搗滾進來。

丈夫在什麼時候可以領到薪水妻子是知道的。於是昨晚的九點鐘，他家敲着一天天

肥胖起飛的妻子，向遠野跑去。

在這許多人傢分租的院落裏，他不羨慕別人，於是他從來未曾敲開了門。彷彿他的門是由一個什麼東西預先鎖住似的，他就認定那是自己的門，便一手推開了。

一天天肥胖起來的妻子原是坐在一隻笨重的椅子上，看見他推門進來，便一下子跳起身，奔到牀前，又一下子倒在牀上。

他在妻子坐過的椅子上坐下。泥濘彷彿是沒有底的深窪，身子沉下去，泥水往他鼻子裏直灌。

在這複雜的世界裏，男人的鞋跟很容易錯踏在女人的腳上，可是他不要慕別人，因此甚至未曾狂街上多看一眼女人。他的女，彷彿馬頭跌着步趾，擠向戲院的售票窗前去。價格的小窗裏，那檯上面仍然堆積着米袋，米袋。今天却漲得三十塊錢一擔了。相信着自己吃得飽餓，不然，在這個 僻的鎮市中，二十萬人口不見得就只餓死這兩口之家吧！他是支領着丙級薪水的人，三十塊錢一月的小書記。既不認費着自己的房子逃難，就只得節省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住到這院落裏的一個房子裏來了。於是他又屈下。腿

，妻子却一天天肥胖起來。

在吃早飯的時候，他仍然覺得稀飯太稠厚，可是他什麼也不說；他只想，一担米在上海值十多塊錢，在江西價值四塊錢，在這裏值三十塊錢。一個書記在上海值三十塊錢，在江西沒有遇到貶價，在這裏，也還是三十塊錢。妻子却彷彿不高興了，因為鍋子中壓着的紅米稀飯。砂子和粟殼那麼多壓兩口便得向桌子上吐一口。把噁了滾去的稀飯吐向桌上，吐向地上，最後不耐煩了，把盤裏的也倒掉。

他放下自己的盤，看着哭泣而去的妻子，真想應該說一些什麼了，可是不知道應該說一些什麼。其存在時常被否定了的他，正彎下腰去收拾那些凌亂的盤筷，用筷子把吐滾在地上的稀飯把到盤裏去。

在他們還沒有結婚以前，她時常說願意跟他在一起過一輩子，在一起笑也在一起嘆息。窮困是一點也不在乎的，她可以省下買襪子的錢讓他抽一支烟，本來，抽一支烟是不會使他窮困起來的。在上海，他們也曾經是美滿地過着日子，他抽着烟，看着赤裸裸的腳裸的日子。這美好的過去是被大火所毀了，他們被驅逐出來。從現狀回憶到從前，

也許是覺得像嚴毅劫掠着了，流亡和逃難全是多麼不愉快的字眼啊！妻子該是第一個這樣想着的人，差不多很少有微笑着的片刻。

他却沒有一點感動或傷往。

這恰是一個空閑的星期天，他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坐下來，而且可以得閒像上辦公室去那樣利害的疲倦。她抓着一些錢到外邊去了，一個人總是對吃飯發生了興趣那將是危險的事。他先是坐在一隻笨重的椅子上，看見妻子獨自去，把門索然地帶上。他走到房間的一隻角落裏，默默地提了一隻米袋回來，放在地上。他彎折着胸背，伏在米袋上，一粒粒地揀去了砂子和粟殼。

胸背彎折着的角度跟他寫字的時候彷彿是一樣。這完全是手指的功夫，他一粒粒地揀去了砂子和粟殼，米漸漸地純淨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去那不純淨的紅色。一袋紅米依然是一袋紅米，一袋紅米却已經是過去的十袋紅米。

他從米袋上抬起臉來，彷彿沾滿着渾身的糖灰，仰挺着身子，他疲倦了。沒有一點喘息，又拿著掃帚掃去了從米袋裏揀出來的砂子和粟殼。

揀着，他到幾個人家共用的灶房裏去，擡起了袖子，不熟練地洗起鍋子和瓷鉢來。鄰居一個老婆子堅執着要替他洗滌他所不熟練洗滌的東西，說他是一個讀書的先生。他感激得像什麼似地，但仍然自己洗下去。一個不留神，拿手指在嘴角上擦一下，嘴角那裏便留下了一抹黑燭灰，自己一點也不覺得。

那老婆子絮絮地說着一担米漲到三十塊錢，明天後天還會再漲下去的話。並且，要得買得到還算好，米的來源却是那麼短促，往年一個人吃的米現在却五六個人搶着了。他是恍然得到了一個啓示。

吃過了中飯，他陪着太太到米行裏去。他自己對吃飯是沒有一點興趣的人，但到底叫了一部人力車，把太太和兩袋潔白的上米送回家了。

他蹲下去，靈魂是會變成駝駝的，充滿着不可征服的韌性。他一天天地瘦弱下去，靈魂一天天地變得更像一隻駱駝，駱起沉重的東西，向曠野而去。

循着一條曲線的程序的第二天的米價居然又往上爬，估量着空前的高峯。低跌下來又成爲曲線程序中的必然的結果。

他志是學不道。到了他過道時候，他已經虧折了。如果計算得很精確，那就說，前幾天他們還可以每頓飯吃三盤，現在却只能夠再添一次的飯，甚至還更少一些。少吃一些是滿不在乎的，他對吃飯根本沒有一點興趣。他的工作效果也不因為飯量的減少而削弱。

像往日一樣，吃過飯，收整了狼藉的盤筷，便端起帽子上辦公室去了。他依然要到視聽室去打發一天的日子，坐在辦公桌前，讓米袋壓在他的背上，米袋堆在他的桌上。在喜悅着自己的不可征服性似地，忍耐着官上的責裁，向漢野奔馳而去。

他在簽到簿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仍然是這辦公室最早的一個人。辦公室裏充滿着寬闊而煩囂的笑聲，互相交換着關於米價，香劑和襯衫的談話的時刻也還不到。只有壁上的鐘滴滴地響着。

他攤開當天的報紙。戰爭從華北發動，捲到了上海，燒去他的閩北的家，他有什麼可以說的？他同意而且歌唱這個戰爭。那更是說：他還把自己的家獻詞戰爭的火中，讓自己的家在烽火中毀滅。他的「家」便跟着僱用他的那個機關離開上海，往內地流離。

在這戰爭中，他分取了災難，可是他卻一點也不覺得那是災難。唯正是他已經安居在這深遠的後方，每天報紙帶給他的有一些是戰區裏的慘酷的故事，更是留心着這些故事，任何一個人都會驚跳起來，這民族的血是流得太多也太慘了。能够安居在自己的國旗下，是無論如何也算不了什麼災難的。

每一個城市彷彿可以比擬作一個個的作戰的兵，一個失去了，報紙上再出現着第二個，仆下去一個，再補上去新的。日夜在流血，每一隻角落在流血。中國就是一個倔強的巨人，跌倒了再爬起來，定然要站到勝利的一邊去。

他實在並不懷念那開北的家，可是他卻實在想回去。戰爭步步向西推移，他更迫切地想回去。他想終有回去的一天，這是一年半以來的報紙叫人懷疑也叫他相信的。

今天的報紙却除了類似地用着「七行」面積的一種大號字體，揭發了某些人的險惡的陰謀。陰險正是一個整個的企圖，它企圖着停止民族的流血，而事實上要民族的血更永遠地流下去。他不能不覺得自己在這場戰爭中也分取着沒有代價的災難了。在砲火中發了過去，在砲火中毀壞着現在，他卻到後方來，靈魂變得堅實，變得有着不可征服

犧牲的葬性，靈魂已化成路屍的。他跪下去……而這樣的人，蒙着戰爭的災難的，是四萬萬五千萬個除了那幾個陰謀者；每一個人跪下去，準備着讓沉重的和更沉重的東西放到自己的背上，向漢野而去。

這樣，他從現狀回憶到從前去。他流離了小半個河山，深深地覺着這民族的深和大。而且每一隻角落都充塞着現代火藥的氣味，每一隻角落都在流血。撒下法仇恨的種子將生出復仇的花。每一隻角落都覺得悲慘，而要在悲慘中復仇。……他又漸漸地變得茫然，由茫然中再變得明朗，變得堅實。靈魂是會變成駱駝的。

辦公室中的同事也是一隻隻的駱駝，坐在辦公桌前。背上壓着米袋，桌上堆着米袋。只偶然從眼鏡眶上噴出一口烟，從鼻尖上噴出一聲「哈哈」。空氣顯然是少震動的。他一直還沒有說過一句話。

想着，那算什麼？沉重而又更沉重的，儘管放到背上來吧！自己要為自己的不可征服性喜悅而又更喜悅着了。陰謀，那算得什麼？儘管放到背上來吧！他已經挺直着前腿站起來了，向漢野而去。

他從觀音裏轉街上來，依然淋漓着渾身的異汗，而且也已完全精疲力竭了。再轉過一個街角，一堆垃圾山便會像碰到他的鼻尖上來，刺他，現在他眼前；同時，他也看見了自己的家。

他認定了自己的門，一手推進去，看見自己的女人正在擺設着晚飯，便不覺地奔撲了過去，一下子抱起了她，那不是肥胖起來而是瘦削下去的妻子。

「遲了不久可以回到上海去了。」他只是夾雜在沙漢商中之一隻駱駝，跟下去，獻起沉重的東西，向漢野奔馳而去，「一年以後吧！」

一九三九·五

實 業 作 例

因我回上海去看她，朋友們送給我們許多花籃。有一個晚上，我正要去她回去，一個飯店的侍者跑來對我說，不，他跑來了，站在那許多花籃的中間，而皺起眉头。我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對不住，這些花籃佔去你們的地方了。」

於是我把她送回去。走下汽車的時候，把所有的花籃都搬進她住著的地方，弄得很疲倦。

在上海過的那些日子，我們都是快樂的。

上海，有一個這樣的早晨，一些人因為遇到一件意外的不幸，感到憂愁，也因為這件意外的不幸有了一天的活動。

那時我正在抽一天中的第一枝烟，伏在窗口上看早晨的南京路；同時我希望能在行人中發見她，她就要來看我了。

她的女朋友，現在正忙着三天後的結婚典禮的買夕小姐打電話給我，我正想問她的玩笑，但幾什麼時候跑到房間裏來的她，忽然從後邊伸出手來搶去了電話筒。

我站在她的旁邊，看着她。

「什麼？你說清楚一點，……什麼？鍾利文……麼麼，她不是說快好了嗎？她會這麼快嗎？」這是她的聲音，現在變得有點不妥了的。

我注視着她的臉，她的臉起了變化。眼睛裏充滿着不快意的悽然的光芒。頭髮卻彷彿也散亂了一點。我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上面，她的手而且還有點顫抖。但是她並不理我，仍然說着她的。她的聲音現都是變得很低暗了。

「……喂，買文，你聽我說，我不知道怎樣難過得很。那天我和他——是，就是他……走過哈同路西霞小學的時候，我說要進去看看鍾利文。從他——是呀，就是他……到上海來以後，她……鍾利文的病我就沒去看看。但是那天走過西霞小學，又沒有進去……」

憂鬱完全出現她的臉上，她掛上電話以後，房間中沒有一點聲音，她望着壁上的電

話機發呆。我問她，

「怎樣一回事？」

她的回答是，又拿起電話筒來：

「一九五三七……噤，噤——我請陳平凡與小姐電話……你是平凡嗎？噤，其想不到，鍾利文在今天早晨四點鐘的時候，竟說她是她家裏太不好。賈文剛才打電話來說她自己今天不能去，你肯去嗎？下午一點在馬白路，馬白路中央殯儀館。……噤，好地，那末我等一回跟他——是，就是他……來找你——噤，平凡。你聽我說，我不知道怎樣避過得……」

她再掛上電話以後，我看見她有說不出的憂鬱。

我們坐着一路公共汽車到靜安寺的一家花舖去的路上，她家在曹彥條下車。換個便站，停車處附近的一株法國梧桐底下，於是她像在做夢中似地說給我聽。

——我和鍾利文最後一次見面就在這株法國梧桐樹下。那時你還沒到……噤，其想不到，我在第一路和二路公共汽車。她坐在這株樹上聽我說到你，我向她說你要到……噤，其想不到。

起初。很高興，我記得清楚，她這樣說，「××，等他來了的時候，我要送給你們一個最好看的花籃」。但是我又看見她的臉上的憂鬱了。你沒有看見鍾利文的相片吧？她生得並不壞，可是她不會種奇怪的癖氣。最不吉利的就是她太乾淨了，每天她用棉花把什麼東西都拭得很乾淨，鞋子，手皮包，梳妝臺，什麼東西都得用棉花拭，連床巾上有一粒灰塵她都要用棉花拭去了才放心。所以一個看相的說她不能嫁人。要是嫁了人，她的丈夫一定是一個最壞的，也生得十分不好，不幸她就有一次在夢中看見這樣一個男人。後來她上了公共汽車，我還看見她把臉伏在車窗上……。

我們再跳上一路公共汽車，在靜安寺下來。望着相隔一條馬路的萬國公墓，平時我們總要走去，從那些精緻肅穆的墓碑上去夢想我們將來也會有一個的死亡。我說將來我要由她埋葬，她說不是，她願意在我之前離開這個世界。但是今天我們並沒有走進萬國公墓。我們沿着愚園路去。尋找一家好的花舖。

我記得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帶去看她的是粉色的康乃馨。而在另外一個早晨，我去看她的時候，在花中夾入一朵白色的喇叭花，我的意思像我一樣地快樂，我說，讓喇叭

花播送着我們快樂的消息吧！今天我們都已經沒有了淒涼的笑容，我看見花歸裏的老人彷彿地沒有，他張大着嘴，臉上有一點驚愕的樣子。

「我們要一個花！花園。」

我讓她坐下。她顯然在懷念一些過去，時常要向我說起關於這個值得懷念的靈魂，它實在太寂寞了，現在去得更寂寞。我們而且還感謝這位供給我們許多屬於將來的幻想材料的鍾利文小姐。她時常跟我的未婚妻說起我們將來的孩子和家庭。說她在看我們的時候，會看見我們完全在幸福和溫暖中。

但是我想起的却是帶給不幸的那份過份了的潔癖。我看看老人在替這個清潔的靈魂築一個好看的花園，我阻止了他：

「爲什麼紮上那麼多小雜花？你用這些黃色的蒼蘭吧。」

「怕配起來不好看。」

「我們要一個顏色配合得最可怕的花園。」

我看見她在寫一條緞帶，她寫：

——利文學姊……

然後她寫不下去了。

我們在一個地方看見了陳平凡小姐。我有一點難過。我想平時我一定會厭惡現在看見的這個小姐。但是我背轉了臉，我願意她和我的未婚妻擁抱起來，在她們失去了一個朋友的今天。我仍然讓她坐下，並且希望她安靜一點。

然而她們這一次並沒有談起已經安息的鍾利文小姐。她們談起一些平常的瑣事和幾位她們的朋友。那些是現在正生着病的邵惠小姐，她會繡很好看的枕頭，她會送一本金邊的聖經給我的未婚妻，因為我的母親是一個基督教徒，一個十分虔誠的。另外是金時珍小姐，她們對她都沒有太好的感情，因為她有一個大紅的松香的手皮包，她帶這個手皮包，不是挾着而是像一個箱子似地提在手裏。自然更庸俗的地方還不會沒有。然後，這一次又是鍾利文小姐了。她患的是傷寒，在第三星期就出了血。現在她已經安息在殯儀館裏邊。

這位如果平時看見，會使我厭惡起來的陳平凡小姐決定跟我們一起到地白路去。我

沒有說什麼，走出來，我替她拿着她那個已經預備好了的花圈。

她的花圈沒有可怕的顏色配合。

我們看見了鍾利文小姐的家屬，她們在忙着佈設紙錢，素燭和縞衣。大家都守住沉默，有的顯出一點悲哀。對於一個未嫁的女兒的天亡，她們自然沒有感覺到安慰。

然後有人引我們去看鍾利小姐的遺容，那是安放在一個用紗綉的門連接着另外一個房間的小房間中，站在很遠的地方，透過那道紗綉門，可以看見一個身體躺在床榻一面。這是一個清潔靈魂的遺體了。

我差不多想扶助我的未婚妻，因為她有一點悲傷。我看見她彷彿就要像其他的人流下眼淚了。然而她用很輕的聲音對我說。

「她的樣子完全沒有一點改變；而且還更好看一點。你知道平時她是不用胭脂和粉粉的，因為她怕胭脂和粉不乾淨。」

「有一天，她睡在我那邊，我記得她的樣子完全和現在一樣。」她還在她仰臥着，我怕，我覺得她沒有死，她不過是在睡覺罷了。她睡覺的時候，總是這樣。她不肯回

一動，也不肯翻一個身。她或許是怕床，怕枕頭不乾淨。」

「我覺得她沒有死，她還在睡覺。」

然而這位生前從不肯縫一粒灰塵停留在自己的床巾上的小姐，從前應該就沒有了生命的。我想。

當我們從馬白路回來，坐車經過那遠近在戰爭中荒涼了的蘇州河北岸的麥根路，麥根路仍然是熙熙攘攘的。汽車捲起了黃顏顏的灰塵，飛揚着，撲向了人們。在上海的天空，灰塵像煤烟一樣迷漫着。

一九四一·六·二·

## 生活

生命僅僅是在那裏付錢，我們爲吃飯，穿衣服而付錢；有了午餐還得有晚餐；到第二天又照樣做一次。於是我們的錢袋就漸漸地空了。

羅曼羅蘭這樣寫着，因爲那時候四年的歐戰已經結束，到處是戰爭遺留下來的貧窮現象；生命彷彿不再包括他其他的意義，並且生命跟生活在社會的條件之下接近起來，僅僅是在那裏付錢。我們能夠在我們這個時代中認識一些什麼？你得相信就是在我們打了四年仗的現在，還有人把數百元的巴黎香水一次灑在汽車裏，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豪華？就是因爲現在的錢也沒有從前那麼的貴重了。他們的生命才是另外的「回事」。雖然也是在那裏付錢，甚至付更多的錢；可是他們留着生命可是爲着享受生活。相信他們的錢袋不會漸漸地空起來，而且盈和虛恰是相反的。

幾天來都下着雨，自從那天太陽從窗下那書禱上消失了去以後，幾天都不再看見它了，窗外仍然在下着雨，雨是沙沙的，隔壁人家的戰爭（四個人圍坐下是便組成這樣的

戰爭，激烈的時候甚至可以徹夜。）永遠在繼續着，牙牌擲在光滑的棊子上的聲音還是那麼清脆，表示着大家都並不疲倦；他們最多伸一伸懶腰，流一兩滴眼水下來，就又重新有了新的力量。

在這樣的雨天感覺到不習慣的是家裏沒有一個鐘的人，本來看看日脚可以猜測時間，應該吃中飯，或者是應該吃晚飯了，可是在這樣的雨天只能隨便一點，覺得肚子餓的時候，就應該出去吃中飯，或者是吃晚飯了。

於是他合起他的書本，從窗下那書棹前站了起來。想着有了午餐還得有晚餐，到第二天又照樣做一次的那句太爲難人的話，當真覺得生命像生活一樣，未免過於貧累了。

要這樣相信實在是困難的，一般的人們居然已經在饑餓的狀態中，他拿着一把舊雨傘出去。當他經過院子的時候，會更清楚地聽見隔壁人家鬪爭的聲音，這種聲音很刺耳，並且奇怪地令人想起希特拉在東線所引起的喧嘩恐怕也不過如此。他很不喜歡聽見人們這樣恣意的尋樂，爲的是也許自己每天都吃不飽，而人家隨便從棹角上掃下來的零錢比他每個月所能弄到手的還不知要多出幾倍。

是不是這就是所謂生活？而這許多各各樣不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便是我們生活所從的社會環境。

他走出大門。迎面的一陣雨向他吹打過來，在他沒有來得及把雨傘撐起來抵擋的時候，雨已經打在他的臉上和身上。他的頭髮散下了，一件布褂在風雨中被吹得鼓起來，並且緊貼地裹着自己瘦小的身材。

昨天晚上是沒有晚餐的，因為昨天晚上雨下得特別大；他就索性試試看，到底省略了一頓飯會有什麼結果。自然到應該吃晚餐的時候，他覺得十分餓，以後就比較好一點，第一天早上起身的時候，又重新覺得有點餓，以後仍然好起來。而現在是吃中飯的時候了，他只覺得四肢有一點軟弱，一陣風雨迎面吹來的時候，又有點抵擋不住的感覺，彷彿風和雨都可以使他窒息起來似的。

他攬着那把破的雨傘，沿着街邊慢慢地走。竹布大褂的下擺都已經給雨水打濕了。然而他的心裏並不難受。想起前些日子每天出來吃飯，太陽是燃燒着似的那麼炎熱，他就更一直擔心着。他擔心着飯前的伙計每次在給他添飯的時候，手勢越來越不對。

是的，添得越添越少，以他這樣一個人的身份，見着那飯館中的伙計時，尙沒有普通一般顧客那樣的尊嚴，他笑笑，他點過頭，他打過招呼，並且總是伸兩隻手去接過那碗盛來的飯的。爲的不過是希望那伙計能給自己的飯盛得滿一點罷了。但是在很短的幾天中到底每頓飯要多吃一碗才可以勉強飽，伙計們自然會說：米已經賣到每石九百元，而且還在往上漲價。

至於他所希望的，「賺了錢反正是老板的，就多盛一點給他吧！怪可憐的。」的那種伙計到底沒有碰見過。

在那些日子中他曾聽見說，因爲一個多月沒有下雨，天旱的現象已經形成，秋收十<sup>九</sup>錢望，所以米價便跳着往上漲。這幾天的雨水却正來得及時。他曾聽見說，只要下雨，米就立刻可以便宜了。

他的竹布大褂上的水漬越來越大。鞋子已經穿了，他覺得一陣冰涼，像一陣麻痺從心裏湧起。但是他忽然想到田裏正播種不久的秧，也得到了這樣的雨水，頃刻之間，不知怎樣地他覺得十分親切。所以，他的心裏並不難受，他彷彿還有一點喜悅。

他攙着那把舊的雨傘，沿着街邊慢慢地走着。他經過許多店鋪，中間自然有些是飯館，他只轉過臉去看看，他不想進去。因為做雅座上的生客是十分不合算的。雖然擠在那個髒又小的飯館的一隻角落上，蒙着頭似地吃下那三碗飯也並不是體面的事，如果他有一次不湊巧碰到一個熟人的話。

起初是爲着經濟一點，現在即是爲着經濟和習慣，所以他仍然走到原來那個小飯館去吃自己的中飯。

他再轉過一個街角的時候便把雨傘合了起來，然後又抖抖身上的雨水才跨進去，他笑笑，他點點頭，他在他那坐慣的位子坐下來，伙計永遠是那個老樣子的，先在他的面前擺下一隻碗，一雙筷子和兩張裁得很小的草紙，然後問他要什麼菜。他說，

「一碟泡菜。」

「還要什麼？」

「不要了。」

「一碟冷泡菜怎麼多？泡菜像辣椒，像醬油，又不算菜。」

「我……我今天胃口不好，吃不下，請你拿一碟來好了。」

這樣地開始吃了起來。奇怪的是今天的飯添得比那一天多，起初他想不通，可是後來他突然感到理智的一瞬。是的，人家說天下了雨，米就立刻會便宜下來。他想想，一點都沒有錯。從前他每頓只吃兩碗就可以了，後來他被逼着吃三碗，今天他又可以少吃一碗了，他的確是有一點喜悅，雖然泡菜那酸甜的味道本就不喜歡，但是餓了一夜以後，食慾自然又十分充進，以至他很快地就吃完了兩碗飯，完全不像一個胃口不好，吃不下的人一樣。

吃完了中飯以後，他覺得很滿意，像每次一樣，他自己把賬算好，一碟泡菜六角錢，兩碗飯一元兩角錢。再便宜沒有的中飯了。他把錢算好放在桌子上就走。但是他聽見伙計把他叫住，他回轉頭去。原來今天的飯又漲了價，每碗一塊錢，就是泡菜的價錢也已經有了新的規定，飯館的老板說單吃一碟泡菜的，每碟要按一元錢計算。當然，要是還點了其他的熱菜，泡菜還是沒有漲價。

他一下子說不出話來，然而後來他說：

「一碗飯買一元錢了？」

「怎樣不是，天天下雨，鄉下人都不進城來，不說每石米要多少錢，買還買不到呀。」

他把錢補出來，日子是一天天地更困難了，天仍然下着雨，雨聲是沙沙的，他擦着那把舊的雨傘，沿着街邊慢慢地走着，從前他有一個老朋友，他跟他的交情十分深，他把他看做是自己患難中的摯友的，他想起他來。

事實上他所想起的並不是一個人。他想起那個擺在街路旁邊的粥攤，如果有比那攤上的蒼蠅更少一點的一把花生就可以蹲在那條板凳上喝下兩碗或者是三碗的稀飯了。從前這個朋友曾經解決過他的生活，但不如說是曾經救了他的生命。

他擦着那把舊的雨傘，沿着街邊慢慢地走着，他在祝禱着他的朋友的康健，他現在正要去拜訪他，看他是否還健康。但是他又懷疑他是不是還像從前那麼健康了。

雨仍然下着，雨聲是沙沙的。

一九四一·七·十九

書 業 作 創

## 眼睛的故事

也是要辣石子打這裏的人。這裏不過僅僅試探着替時代造一支沒有親熱與眼晴的韻律。這住的越認的眼睛面越因爲一個大德又翻翻池而來，偶時看見一面鏡子，他說：「呀！我這眼睛！」——無意中喊了一聲，於是這滾滾便向一個人的傳達給另外一個大。現在傳出去了，他說他想去找些想相會先生。

「但，我是家南了！」——林屏維一章古典的情書——

八月，都市的夜空中飄着，一股微涼悶人的風。七色的霓虹燈把纏着屋頂的夜雲燒染成一片靦腆的紅雲。

在回家的路上，經過狂浪的朱棣三路，經過那些成羣的酒肥間，喧嘩聲和水平舞動，還是他的習慣。他靠在私家舞場會館的樣子上，夜行人似地站住了，而且一腿搖呀搖地，在塵念着舞臺在舞心的舞曲。那麼陪着他，這也已經是他的習慣。

辭謝其裝衣袋裏用那支指頭夾出一支粗劣的紙烟來，然後慢慢地抽着，周圍是白色的。

古老的「伏爾加船夫曲」幽怨地縈繞起來了。

從這愁鬱的古老的民謠裏，從那半圓着的玻璃窗，那殘紅的燈光，和那些狂歡的聲鬧聲，他會想起一個法國水兵正拉着他的妻子在舞池中旋轉着，這水兵用他的碩大的肩胸把女人的上半身壓得不得不向後傾斜，腰肢快折斷了似地。他又想起他的妻子會對他的舞伴說，用低得像是很嚴肅的聲音，說她愛他，愛他眼睛裏的海水味，說她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自己的祖國已經學會她「伏爾加船夫曲」，那時候，她曾在平原之子的幻覺裏愛上了「個浪洋的流浪者」；她說，後來她走過西伯利亞，也在哈爾濱住幾年，而現在（不勝感嘆似地）想不到她遇着他了。於是故意疲倦似地把臉銜在他的胸前，像一朵萎謝的紅花。……或者像小孩子似地玩弄他的胸前的金色鈕扣。

也許是由於一點抑鬱的原故吧，不然上這樣的想着，他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從什麼時候起，他對於妻子的「機噠已經變成一片淒切的陰影來遮沒他的心了。

「雷波夫斯基」他說：「你看我多麼疲倦於這生活呀！」很顯明的，為生活而掙扎

了這許多年的女人已經在額門上，在嘴角上添上了難以掩飾的皺紋了。而且一種固有的脂肪開始在侵蝕着他的曲線。

他能够用一些什麼來安慰自己的妻子呢？

儘管，像過去計算不清的次數一樣，他可以幫助她喚起過去美麗的記憶，顯赫的沙皇時代；可以重新敘述那些將軍和公主的驕傲，古柏下的戀思和那些黃金和威權砌成的日子，有使僕的日子。

但是現實常常破壞這些。男人不會努力於物質生活，女人的青春被真隔了，而且感到疲倦。回過身去看看在人生路上所打下來的脚印，對於展開在前面的去路，直覺得是無期盡的苦難了。

「無情的布爾希維克呀！」

雖然這不是一個太簡陋的小房間，雖然他和她可以把自己安排在這小天地裏，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的不必拘謹，雖然也在這裏住慣了……

他已經在床上睡去，閨閣的日光從窗子透進來，在房間中映出夏夜的情懷。現在，

她驚駭地睜起眼睛，兩眼睜得圓圓的，直直地望着那張精緻的紗帳，她終於  
打了一泡便溺在床沿上。這回她終於翻了一個身，夢囈似地說：

「腳腳來打，哈那那那那！」

女賊並不胡辯，她能夠對付過這精的眼睛是太聰明的。把手皮包丟在桌上，兩隻鞋  
穿破的鞋仍扔在地上，紅色的夜舞衣堆在小几上，兩分鐘後，她連臉上的宮粉和胭脂一同  
拋棄在床圍上。

但是她畢竟是老了，她覺得這身臭她覺得她應該把這機關一戳，人伸過手去才知道身邊的人  
這臭臭的衣眼，她覺得她應該把這機關一戳，人伸過手去才知道身邊的人

這臭臭的衣眼，她覺得她應該把這機關一戳，人伸過手去才知道身邊的人

這臭臭的衣眼，她覺得她應該把這機關一戳，人伸過手去才知道身邊的人

這臭臭的衣眼，她覺得她應該把這機關一戳，人伸過手去才知道身邊的人

這臭臭的衣眼，她覺得她應該把這機關一戳，人伸過手去才知道身邊的人

這幾次却没有睡着。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哈莉娜對於丈夫開始覺得厭惡。而暴躁的時候愈來愈多。尤其是那舞場中受了這狗剩子的時候，有時也會愁歎的夜舞中悄悄流淚。淚雨漸漸滴在她似眼邊。

她熱烈地愛過他，當他是年青的將領的時候。那時他是頭愛的，但後來皇朝代沒了以後，他成了自己的生靈，錢不剩了，並時依靠着自己的妻子，這狗不淨的戲子。

不是可以做公共汽車的駕駛員嗎？不是可以做中國商人的保鏢嗎？不是可以做俄語的家庭教師嗎？或者，不是也可以站在四馬路的街角上扯人家的衣袖給洗去油垢嗎？

這些他曾經做過，或者曾經試着去做，可是他終于一直靠着妻子流下淚來。早幾年，在哈羅濱他會參加著一方面而從事秘密的恢復皇室的工作；但是這幾年來，只做成了那大井而開的窟窿。

無單地流着淚。

她記起年青時代的尼基達，雷波夫斯基是英俊的，有一大堆波浪型的頭髮，明朗的前額，和兩隻兔子似的機智的眼睛。這兩隻敏銳的眼睛，還保留在中古時代他的生靈裏邊。她偶然想起一句話：

「尊貴的公主，看一看我的眼睛吧！你立刻會知道什麼是野心什麼是機智和什麼是我的驕傲。」

那時，年輕的金屬性的聲音會贏得她的歡心，但是現在她却低低地嘆息着了。

從他的呼吸里噴出來的酒精味和一聲輕輕的唏噓，使未曾入睡的男人微微睜開小小的寬大的眼，四隻有所思慮的眼睛在一起時，這小房間中的呼吸，也似乎輕微起來。男人裝着無意似地翻了個身，靠近女人的身邊，兩個人疲倦似地，擁抱着了。

夏夜的西斜了的月光帶着微微的青色。

早晨十一時，窗口裏有一張粗糙的臉出現在陽光下，臉生着異國人特有的金黃色的汗毛，這便是做了一夜好夢的雷波夫斯基了。他拉開一個抽屜，除了一些空了的化粧品紙盒，一些糖菓的外衣，這些妻子的東西以外，便一無所有。

「靈魂的軀殼呀！」他說。

在暗淡的日子裏已經生活了幾年，而且一切在象徵着，還要繼續這樣生活下去，過去的夢是無法使他們忘去現實的苦難的，漸漸地覺得無望了。

可是，在八月的上海，一種事件在醞釀着。

雖然在表面上，對於這一些不受任何國家保護的飄流者，這事件的發展是不關重要的；但是這一羣窮困的人們却在興奮着，敏感一點的人早覺得這至少是一個解決生活問題的機會。

機會隨時隨地被留心着。雷波夫斯基也興奮起來了。不但許多朋友，就是當地的國文報紙也這樣說着；說是只需要汽車的駕駛技能和矯健的體格便可以適合了。日本司令部正計劃着要在上海實現他們的第一步，他們需要一百五十人來組織一個汽車運輸隊，需要他們這一羣無錢的流亡者，像過去在東北四省的邊沿上，需要他們一樣。

機會將要很順利地落在他們的手中。

第一步手續是登記。在楊樹浦的一家搬空了的日本紗廠裏，那一天，從早晨起，漸

漸漸地去了許多高大、魁梧和強壯的白種人。他體面、優美、頹然的眼眸，他們最後在各個方面都重負的必要的本。然而往昔，誰也沒有輕意遺忘過，他們是「誠的」軍隊，沙皇國中的政族之寫者，是顯赫着廣大而良田的人們，在那不堪回首的富麗的往昔年代裏，但長以這「我們」！

森們在開始了。一羣辦公室員，隨着價值極低的人。他們的「用盡」而固定的問題，來自從極高的階級而來的經過的俄國的人，一邊在填寫表格。另一個則多麼似地坐在旁邊，顫顫地寫着這人名錄一類的東西，有時也抬起臉來，望望從裏面經過的人，然後用兩種不同的記號做「簽注」。

在這些人中間，雷涅夫斯基也出現了。

經過簡單的登記以後，許多人被吩咐着第二天再來一次，那是試驗駕駛的技能。又有些數人被留下來。雷涅夫斯基是屬於這幾個人中之其一。

被留下來的人，只是再進行一次較詳細的個別談話而已。這些個人，全懷着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心情，一個個地被召進辦公室。

在一間小房間中，雷波夫斯基看見另一個矮小的人，樸克臉，留着鬍鬚的剛毛似的面影，他雙眼睜得肉本大的眼睛，淚濺濺的，有發酸發手裏勁，拿着一本小記賬冊。他看見過不少的本本人，可是在他，這些人却像蒼蠅一樣地不易區別。

「你是尼基達雷波夫斯基嗎？」對不住，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不是你的真姓名？」

「是，我沒有第二個名字了。」

「到上海幾年？」

「是四年左右吧。」

「那末前一次上海的戰爭你沒有看見？」

「那時我住在哈爾濱。」

「對話在這裏停止，矮小的人把小記賬冊翻開來查看，然後抬起臉來，臉上顯露着

信任似的微笑。

「哈爾濱是好地方吧？」

「先生，那真好聽才呀！」他漸漸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了。

「在哈爾濱你認識一個叫杉田見雄的日本人？」

「是，我崇敬他。」

「還有謝米諾夫？」

「是。」

「那末也一定知道八重子姑娘了？」

「對了，那入江樣！」

「哈！」有某種惡癖似的笑起來。

「哈！」

「但是，這幾年來……」

「這幾年來……」

「這幾年來，我們應該慚愧，並沒有幫助你們達到你們的目的；但却是盡了氣力的。」

「……」

「雷波夫斯基先生，你知道我們是愛護和平的，我們也的確實爲東亞的和平而努力。我們幫助你們去恢復往日的皇室，只覺得那也不過是要實現東亞和平的一個應盡的努力而已。」接着他把一張地圖展開來，一邊指給雷波夫斯基幾塊土地看。

「你看，這是東海濱省，這是才倫克林區，這是——。」

「是」。漸漸地記憶在思慮裏旋轉起來了。

（故國廣漠的大野，將軍的華貴的生活，金色的肩章，少女哈莉娜，顯赫的沙皇朝，然而斯赫的過去啊！）

「但是就在現在，我們的和——的努力受到大的阻礙了」。矮小的人用低一點的聲音說了。「覺得有借重先生的力量的必要……。」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抱歉。」雷波夫斯基說。

「我想先知道你比較會說那一種語言，除了俄文？」

「在哈爾濱我學習過德語，此外還會一點法文。」

「再婚沒有了。」說這句話的人又看了看記事冊，突然像得到了什麼結論似地接下去說：

「於那君也罷讓先生的猶虞語嚼舌那末……說說不住，雷波夫基先生，請你再面答我這個問題：你是這個獨身者嗎？」

「我有……有一個妻子。」

「這那夫妻的感情很不壞吧！」

「我不能……她幸福，所以很難說。不過我相信如果滿足她的物質生活，我可以使她

聽話。」

「她美麗嗎？或者瀟灑，或者具有任何誘惑的魅力……等等？請原諒我這樣的問

題。」

「難道你不是在說我的妻子？……如果我的習性和相信的話，那末她真像着先生所提出的條件……」

「雷波夫基同志，我們的談話在這裏停止了吧！不過我希望明天我們還有一次見

面的機會。」

主人和嘴角堆起了笑紋，遞出一張英文的名片，有着一個銜頭的名片。

「謝謝。不過時間和地點？」

「明天夜裏十時，在虹口××××××。」

「再會？宇佐君。」

「再會！感謝！」

另外一個八月的夜裏，都市還在寧靜中。

在氣味幽暗的一個暗暗的角隅裏，一座小小的樓屋在等待着一個新到了鬍子的客人。

矮小的宇佐坐在沙發椅上，坐在陰謀和計劃書的堆中，抽着烟，有時看着腕間的手

表，計算着客來的步伐和速度，覺得自己已經發現了一個奇蹟，已經解決了一個困難的

課題，覺得有一雙眼睛在漸漸地明亮，漸漸地尖銳起來，撲克臉在微笑了。

手表上的時針移近指定的時刻的時候，來作夜間拜訪的客人已經找着了這一座難找

的樓屋。房間的門被推開，侍者把突然旋轉了五度的雷波夫斯基讓進來，自己帶出門出

去了。

「宇佐君，晚安！」

從沙發上站起來的宇佐君從褲袋裏拔出黑亮的軍用手槍來，插着進來的客人的胸，而其打斷了他的請安的話。

這冷不防的響聲使雷波夫斯基舉起兩隻手臂，但是表面上沒有緊張，沒有驚恐，眼睛依然放射着安靜，老練，和鎮定的光。他低微地說：

「你這有滿希維克的走狗！」

「不是！」沉重的聲音震盪着房中沉寂的空氣。

「至少你還說東亞和平！」

「我要永遠為和平工作。」

「顯然對不住了。但說着這句話，宇佐君便格格地笑起來，有着某種惡辯似地。他把手裏的槍丟在沙發上，變得昏昏似地說：

「請坐，請坐。」

「這是什麼意思，宇佐君！」

「沒有什麼。我做了一次試驗而已，而且你不是已經宣誓了嗎？」

兩種不同的聲音笑了起來。

在兩個鐘頭續密的談話後，一輛汽車把這兩個種族不同的人載到朱葆三路的一家水手舞場裏。在凝紅的燈光下，在「伏爾加船夫曲」的輕微的傷感的意味裏邊，在一些從四周發出低微沒有人聽見的太息聲裏邊，雷波夫斯基把自己的妻子介紹給宇佐君，又用威士忌來慶祝以後的日子。

在古老的俄羅斯的民謠中，突然變得像年輕的將軍一樣，重新吻了他記憶裏的細膩的公主的嘴唇了。

「尼基達，狂歡吧！」

甜密的呼喚重新聽見了。

兩天後，尼基達，雷波夫斯基穿了嶄新的夏季衣服帶着活潑起來的較美的妻子點綴在都市的街頭了，懷着第二次新婚的感觸。

因為他們可以一成一國的僑民，他們可以到青島去做職業旅行的許尼德夫婦，可以是以憑着秋天的江前的穆勒和瑪加勒特小姐，他們可以是……

（從×地飄然而來的人把故事結束在這裏。我彷彿在什麼地方看見一本書的封面畫，畫在角落上的一個人用黑氈帽的周緣遮住一支眼睛，而另外一支則在黑暗中銳利地放射着，既然從×地飄然而來的人現在失蹤了，這裏妄作一個戲謔的下場；那女人跟另外一個男人私奔了，因為她的確有一個像想像中的法國水兵那樣的人。而那男人呢？他是一個古代的「自由射手」，一支箭從他的眼睛裏射出來，沒有中了標的，箭却回返去射進他的眼睛裏。）

「但我是安南人！」——林房雄，一束古興的情書——

## 四年

××：四年是一篇很長的時間，但是時間過得真快。是的，我相信在四年中間，每個人都會有人事上的變遷。四年的短促十足可以使一個富人變成窮困，它的餘裕也可以讓一個腳無寸土的人建起家園來。但是四年前我們在上海分手的時候想起來彷彿還是昨天的事。

我不時常寫什麼東西在報紙上發表，因為我沒有多少自己可以支配的時間。前些時候發表的那篇不好的東西想不到你也看見了，你贈那位副刊的編輯先生轉來的信在今天收到。我有一點喜悅，因為我們已經走散了四年了。

承蒙告訴你自己在四年中的生活和現狀，十分感謝。高興知道你現在在重慶做事，正是因為我厭惡我們其中還有幾個朋友在南京或者在上海做事。希望你為自己祝福，雖然貧窮，但是這樣的貧窮是戰時的一般現象，你應該也知道，為什麼現在的中國人要這樣苦惱自己，要這樣使自己陷入貧窮和不足中。惟有這樣的貧窮才能够寫成輝皇的歷史

，你說是不具？

問及我怎樣過完這四年的，這使我差一點跳起來。同時從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你敘述。老實說我從來都沒有想起過這個，正如在更長的時間中我都不會回頭去看自己的一印一樣。因為儘管是四年，來不及思，時間便已經過去了。可是我應該隨便告訴你一點，像現在我所想得起來的。一個人與其生活在過去的回憶中，勿寧生活在將來的幻夢裏邊來得有意思些。何況我所有的又是最平凡的四年，不須說沒有上過前線，就是運搬一隻沙袋的事情都沒有過。不過我到底還是生活在這個時代中的人，無論如何我的生涯還會受到這四年戰鬥的影響，雖然這四年是……

第一年我在一次旅行中偶然遇到一個年紀跟我一樣的少女，那就是我們的軍隊死守大場的時候，在東戰場的一角，到處是兵慌馬亂；時候又正是秋天，漫山遍野的紅葉飄着，燃燒着。於是我們戀愛着她了。一個時期以後，我稍為受到一點刺激，我便想去參加軍隊；可是我受到大時代的試驗，因為在那時我是「軟弱」的，像所有的人在他們的一生中都要「軟弱」一次一樣。應該不忘記說：就在第一年的中間，我的家庭受了很大的

變遷，因為我的家鄉淪陷了。

第二天我仍是一個落伍的人，像一個趕不上隊伍的兵。我覺得她的眼睛深得像兩杯玄色的酒，而我正徘徊在不肯不飲下這兩杯玄色的酒的年齡上。因為明天的<sup>①</sup>一切都變得很淡的煙。而明天會有更淡的煙。她回到已經淪陷的孤島去，什麼困難都不能使我的<sup>②</sup>心靈化開，我走着，從南面的一角，散步似地回到上海，（我痛苦地說我已經走到離<sup>③</sup>人最近的地方了）回到四年前我和你和許多朋友分手的地方。在上海，我以爲我不會碰到任何一個過去的朋友，可是就有一天，當電車停在邁爾西愛路的時候，我看見一個人跑上來，並且往車廂裏擠，想不到那人就是你。我奇怪而又疑惑，老實說我當時在疑惑，爲什麼你還會待在上海。所以裏並沒有跟你打招呼。而在你先跟我打招呼的時候，我反而覺得在我們之間已經十分生疏。那一天已經在我訂婚以後，爲着省得跟你談到分別的各自的情形，我跟我的未婚妻顯得格外親熱。自然我會偷偷地看看你，我看見你<sup>④</sup>幾分局促，這樣我更加懷疑了，老實說我懷疑你在那夕土上做親貴。我這記得清楚，當你下車的時候，我告訴我我就住在先施公司裏的東亞旅館，可是直到我再踏上上海的地

候，便一直沒能說到那。當這車到前多動的時候，我悲哀似地看著你走在馬路中的單薄的身影，天知道，我居然想起你那瘦弱的身體只能經得起半顆子彈的打擊，如果它是打中要害的話。那雲後，我心裏不散的陰影一直停留好幾天。

時間過得很快，我時常懷念著一些過去的朋友，連你也在內。我時常懷念那時候，當一個霓虹燈放出絳色的光光的黃昏，咬著橡皮糖精神爽快地走過靜安寺路。但是誰知道在同樣的地方，會看見剛北的燃燒。那漫天的大火伴着惡臭的暴風之下，焦灼的人們中間，一顆從什麼地方飛出來的子彈會把一個人打死在馬路。然後就是羣衆的喧嘩。那個被狙擊一死，你大概不知道，但是第一個在上海被狙擊的叛徒已經出現，那是說以後另外一些人的死是不奇怪的。

當第三年來的時候，我就結婚了。日子是特別困苦，我們離開東瀛的家是越來越遠了。偶然在一個什麼地方住下來，日子一天一天在過去，起初是一個月和一個月，後來就是一個整整的年。日常生活中有時有一點脆弱的懷鄉的感情，後來就是這點脆弱住感情都不多了。我時常想，要不是爲着戰爭，我一定不會跑到這樣的地方來，並且

住了一整年；而要不是爲着我們還沒有得到最後的勝利，我是就要回到東部的家鄉去了。在那裏還是一個家，自己的園地和我們祖先的墳墓。爲什麼不回去呢？

這以後的日子中就得到消息，我們有兩個朋友在上海被狙擊了，子彈而且用得很少，因爲只要打中了要害，匕首的貫穿力量並不可忽視。我應該重覆地說：關於他們的死，我沒有什麼不安，他們其中的一個雖然表面上說是我的同鄉，可是據我所知道的，他已經在七八年前就加入日本國籍了。我所感到驚愕不安的，倒是在等待以後的消息，說澈底一點，我是在等待他的消息呀！我等待着，我知道不久就要輪到你了，我重新想起那一天在震飛路上走着的那那勝秘但又單薄的身影，想着你最多只話經得起半顆左輪的子彈。就是在今天，我收到你所寄來的信，前一刻我還是在這樣等待着。可是事實證明，的的等得完全毫無益處的人爲而我懷疑過你，現在我才知道你在上海幹的也正是光明的工作；說不定稍遲而百變的命運間，你是在懷疑我再度在上海的出現也說不定。自然在現在的雷形下，每個人的身體都有用子彈作假想的價值的必要。

現在，我們是迎接了第四年又過完了第四年。問我是怎樣過完了這四年的嗎？我

說我所有的是最平凡的了。我永遠那個老樣子，四年中，我的頭髮仍是那樣，我的衣服越來越破爛，心情却總是同樣的一個。如果真是四年闊別，又偶然再見，恐怕我會老一點，雖然像我這樣的年齡說四年中會老一點是可笑的。自從第一年，我熱烈地戀愛着，在以後的日子中我又結了婚，到第四年，我應該告訴你，我們就要有一個孩子了。

四年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嗎？自從上海的近郊在進行着戰爭的時候起，我開始用整顆心戀愛着，而現在我們就要有一個孩子了。然而時間過得真快，即是在戰爭中也一樣。有時這裏發出警報，街上爲人們擠滿了，大家都顯出恐怖；更有時在炸彈爆發的時候，黑色的煙霧和泥土飛揚起來，時常一次便炸燬好多房屋，炸燬好多的人。我想着，想着便會突然跳起來，難道已經是四年了嗎？四年，多麼長的時間！

真想不到，已經是四年了。

一個死在江灣崗位上的中國警察已經死去四年。第二個被軍警的匪徒已經死去四年，許多人們的家已經毀去四年，那些良善的人們已經散開來。一切的變遷已經開始四年。每個人經歷着戰爭已經四年。戰爭已經進行四年了。然而這四年却還不是最後的時

間。說完了這四年就是第五年的開始。第五個七月的開始。

你，我和大家都會跟着時間老了一點，我們都會有四年中重大的變遷，可是相信大家的心都猜還是舊有的<sup>三</sup>一個。人有時候就喜歡靜默，但是記憶既已開始，<sup>四</sup>自然便會迷失在過去的朝霧中。當戰爭就要爆發的時候，我們等候着，彷彿在等候一個我們從來不認識但是十分需要的人一樣。尤其是最後的幾天中，一直等到七月七日的下午，那時我正在一家理髮店裏，馬路上的人們叫囂起來，從別的地方並傳來爆竹的聲音。我當時便知道一半，知道一定是北方來的消息。不會是因爲和平之門重開，而一定是打起來了。果然馬路上的人們越來越多，喧囂也增加起來。

我披着沒有梳洗過的頭髮走出理髮店，第一個想頭便打算到蘇斐德路去。那地方時常可以碰見朋友們。我走得很快，撇開塞滿在馬路上的人們。時常有一個人隨便喊了一聲口號，其他的人也就跟着喊起來。圓胖的印度巡捕也只能睜眼瞎了，汽車緩慢地銜接起來，不斷地淤塞起來，並且衝着歡笑的笛子。這差不多就是上海的狂歡節。是新的帽子往空中飛去，犧牲戶頂帽子吧！反正中國打仗了。

我走到你們那塵小洋房，知道你們都已經出去。想不到當我走下樓梯的時候，有一個工人模樣的人過來，拉着我的說：「指着他的手裏的一張報紙說外！」

「中國人到底有種，打了，你看着會不會講和呀！」

他看着我，我並不認識他，我看見他的眼睛彷彿是蒙着紅色的血絲，並且因為過度興奮有點氣喘。

我重新走到街上，我的心裏真是高興，我想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够真正賣方氣，打日本。而需要賣方氣的時候是已經到了。剛剛才打起來，那裏就會講和呢！

於是有一天下午，上海的近郊居然也打起來了。我就這樣繼續在上海流浪，因為我所有的一切都已經丟在炮火中間。我是這樣一個在戰爭中毀了過去的人，毀去的是包括我的東西，不大到家的生活趣味主義，和蒼白而慓慓的心情。從那時候起我好像從前那樣的「神經質」。

以後我便離開了上海。以後我便走過了很多地方，我的衣服已經染過八九個省份的灰塵。每地方都是陌生的。四年中我也多看見過許多人，各式各樣的，在我也都是陌生

的。我相信許多人也都是在這樣地域和人物之交織中過完這四年的時間。爲着戰爭，我們多經歷了人生。

在現在，這戰爭的第五年已經開始，我們感到窮困了。起初只是隱性的，我們還不大覺得；但是慢慢地它就更明鮮了。有一天我到街上去，便看見一個人坐在路旁，嘴裏嚼着黑色發亮而堅硬的東西，那就是現在這裏這不太貴的煤。我看見了，而且在以後的日子中我還時常看見。到處你去看看，好多人都在下午三點鐘吃飯，因爲吃飯是不行了。然而到處還可以聽到一種聲音，那又是人家在推着石磨。大家已經開始吃麥子和玉蜀黍。

生活是一天一天地困苦起來。但是誰都知道，爲什麼現在的中國人要這樣苦惱自己，要這樣使自己陷入貧窮和不足中，而且誰都不曾說什麼！也不會嘆息。

我當然也是在忍受和等待之中，我更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爲我自己並沒有浪費這四年的時間；在這個時間中發生的一切將成爲以後年月中最好的記憶。

誠如你所說的，四年好像是一場大夢，醒來的時候什麼都變了樣子了。夢中就有最

好的記憶。

我有一位奇怪的朋友在一個很偏僻的深山中養了四年肺病，他跟所有的人隔絕四年。在他恢復健康的現在，他仍然回到城市裏來。我鈔一段他的信給你看看吧！

「……我真像華盛頓伊文小說中的立潑凡温克爾（Rip Van Winkle）當我趁長江輪船回到這裏來的時候，我自己的感覺是：走向人間，四年好像是美洲山地上的二十年，像醉後的一場大夢。伺候我的是父親的僕人，他向我隱瞞外間的消息，使我只彷彿知道我們是在跟日本人打仗。

「……我的身體已經重新有了健康，我有時出去散步。起初我以為我過去的衣服都已經過了時了，因為四年了呀！但是事實上不是，許多人們都穿土布衣服，衣服有的還很破爛。我在街上看見許多房屋都坍塌毀了，原來是飛機來投炸彈，我出去吃飯，也居然不再是幾角錢的事情了。

「今天我想去看幾個朋友，便發現許多困難。有的房子已經炸掉，有的是三四年前就已經搬走了的。我開始很灰心，後來我在街上碰見我從前的一個同學，他彷彿已經不

認得我。他好像很忙，連跟我說話的時間都沒有。你知道我是不願意打擾人的，後來我才知道這個人現在已經當了什麼委員。很快呀！四年的時間。

「我去看另外一個朋友，想不到我的命運來了。我跑進他的家去，彷彿沒有一個人，房子也像是中了炸彈塌了一半。我正想走出來，從什麼地方有人叫住我，我看見在那開了屋頂的房間中站着一個女人，擲散着滿層的長頭髮，並且向我衝過來，我害怕，正想趕快走開，但是這時我認出她就是我的朋友<sup>的</sup>妻子。四年前不就是花一樣的林紫小姐嗎？我聽見她叫了起來，『你是來看他的吧？你來得正好，這房子是前天來炸的。你不要去看他，就在那破屋中。大熱天真討厭，他連臉上都停滿了蒼蠅……』我心裏一陣酸，我沒說什麼便一口氣跑回來。

「……以後的日子中我時常去看林紫。我幫助她把死者埋葬。她也比較前些時候安靜一點了，並且聽我的勸告離開那炸毀的房子。她和我差不多天天在一起。我看見她漸漸快樂起來，漸漸年青起來，彷彿就是四年前的林紫。

「於是有一天我以爲我可以對她說。我便說了，我問她要不要同我結婚？我的胸在

幸福中漲了起來。可是到今天她還沒有答覆我。她只說：『中何厭了再說呀！這兩天她更憂鬱起來。世界上有什麼事情比仇恨更深刻呢！』

「……我恐怕還得再等四年吧！」

你看就是再過四年，他和她會不會結婚呢？結婚以後的生活是不是快樂的？現在已經五年的開始了。

我已經給你寫這麼多。拉羅寫來不免套簡無章，請你慢慢地看吧。日子過得很快，我們就要有一個孩子了。四年的時間够長，一個新的中國不是也可以誕生了嗎？

一九四一·六·廿二

## 後記

在戰爭的時候，我們還能夠寫一點東西，並且把它們印出來。

我知道自己所寫的東西很不像樣，印與不印原沒有關係。我只想着自己遠遠在創作的繁榮時代中，所以仍然繼續着寫下一點，直到現在我裝滿了這第三部拉拔車的時候。

寫什麼東西在我都是困難的，艱澀的。正因為每個人的臉都不一樣，每個所寫的東西不能沒有差異；這也許就是為什麼許多人有着他們獨特的風格。然而這個我還談不上，這種「險的說法」在我彷彿不適用，因為我還沒有跨過創作的門檻。初學者們所寫的東西雖然也不是沒有一點差異，但是各人還有着許多共通的缺點；這些是幼稚，軟弱淺薄和錯誤。我們保持着更多的缺點，比古說表現能力的缺乏等等，像我自己所知道的一樣。

如果我想現一種命運的力量，我沒有辦法；或者說我表現一種堅定的意志，我學得富己的敏弱了。

每次我想寫一篇什麼東西的時候，人們說主題重要，「差不多」要不得，「差得多」更不得，我便知道應該怎樣處理才好。等我已隨便寫下了一個開頭的時候，問題就中斷了。不消說，作為一篇小說，據說得有一個故事（那六個叫「我」的小姑娘要我講故事，我認真講了半天，他們都搖頭，那個五歲的：「小姑娘你的嘴好笨呀！」），這個故事得有背景；故事中得有人物和人物的言語，動作；而這一些又要聯合在一種縝密的結構裏邊。我到處遇着了困難的課題，我只能夠含糊地帶過去了。我這麼「帶」着，便留下許多缺點，做下許多錯誤。然而據說小說還有一個更大的要求，那就是典型的創造，我完全沒有辦法了。

自然，我並不會盡過任何努力，不會想法使自己能夠寫出比較像樣的東西。越是因為自己的缺點太多，越是不知道應該如何着手。因此我是索性不顧慮這些，只管守「已安」分地仍然寫着自己的那東西的。

我並不為自己擔憂，因為我以為在創作上，沒有人能夠說一個像實驗科學中那麼大的「是」曾經「不是」。「是」過，也可能做「不是」的前身，就是完全的「不是」，

那也不妨。因為我深信，儘管我一直恣意寫着壞東西，在我寫過了一百萬字或是兩百萬字以後，我自然會寫比較好一點的東西。

這並不是我對於自己的滿足。

一九四一·十·六夜·敘州。

100

100

創作者叢書之一

新——的——旅——途

★ 穆 天 著 五 元 ★

本書集詩歌十九篇，達二千餘

行。內容豐富充實，——史詩——

牧歌——抒情詩等。

「武漢的禮讚」「昆明——

美麗的山城」「初踏進牧歌的天

地」等，皆為珍貴佳詩，蒼萃成集

。現已出版。

★ 作 叢 書 之 二 ★

牛 全 德 與 紅 蘿 蔔

▲ 長篇小說 姚雪垠著 六元 ▼

這篇故事是寫兩個農民，經敵人強橫無理的拖着戰爭的火燄，踏入國土以後，不久，就蔓延到了他們的眼前，燒，殺，簡直是不讓中國人吃飯，這樣，他們為求生存的安全，就起來同鬼子們拚。全部敘述敵後游擊隊的生活。——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和些可歌可泣的史實……作者用熱情生動的筆，寫出了中國人的覺醒，和各階層民衆為國効忠的動態。這部優秀的作品，本社特提前出，介紹給愛好文藝的讀者之前。

長 篇 小 說

第 二 年 代

崔 萬 秋 著

「第二年代」是作者五年來打破沉默的力作，是作者親身耳聞目見的抗戰外史。

主人是一個女戰鬥員回到抗戰大後方的武漢，有些甚麼在等待她，便形成了這個故事。在這個故事中出現的人物，有忠實的工作同志，有投機商人與官僚，有新聞記者，文化人，女政客，話劇導演與電影明星。在這個故事中出現的場面，有長江，有黃鶴樓，有中山公園，有珞珈山，有東湖及各娛樂場所。是武漢的縮景園。是抗戰時期的大寫真。是抗戰時期男女的浮世繪。

創作叢書之三

窮之冬

實價國幣拾肆圓

著作人 莊 瑞 源

主編人 鄭 伯 奇

發行人 陳 君 毅

出版者 文 座 出 版 社

重慶民國路小較場十六號

版權不  
所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渝初版——三〇〇〇

#82

442113

雜誌卷查處審查證世圖字三一〇〇號

33

\$ 14.00

晨